四書說約

序

予愚人也。應安己分。謹遵人教。何敢自以爲是。獨斷獨行。顯招矜己傲物之譏哉。然人雖至愚。而根覺不薄。幸遇奇緣於意外。得聞大道於胸中。經二十餘年之教化。無理不指明。混六十四歲之光陰。有過能知改。反身用功。除妄去私。漸開塞心之茅。竟成點頭之石始悟昔年之學問。徒飾其皮面。何殊買櫝還珠。差信今日之功夫。有益於身心。可謂去膚存液。不意有朋遠來。亦欲修身以道。既能不恥下問。何妨推己及人。間嘗聚首談心。不外窮理盡性。有因人問而答者。有由己悟而告者。隨記其語。姑存其稿。詞句不計拙工。義理不嫌重複。祇知一部四書。千章萬句。流傳於亘古而不朽者。總是教人照這書中道理。各去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爲好人。不失生初一點善性耳。揆其立言之時。原是就理論理。隨便發明。自然吐辭爲經。豈有意布置。如何承接照應。等於時講之穿鑿耶。故吾讀四子書。但觀其命意所在。得意忘言。不拘章旨。縱横串合。會其精義。借以陶鑄自己。並造就同人。雖然零星

引來。猶是同條共貫。不似出題截搭。且不順理成章。予之私心自用。而執一已之偏者。如斯而已。經年累月。積腋成裘。顏之曰四書說約。竊取孟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之意。蓋欲學者守約施博。以約鮮失。故於四子書中。擇其至約者而串說之。即孔子以禮約文之道也。吾願今之才人學士。見其稿而原其心。得伸知己。實屬萬幸。更冀斧正。代掩其偏。善補其拙。同心作育英才。於此反求諸身。去夫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只求自心。只明自性。無二無雜。不偏不倚。眞眞切切。了了明明。不惟四書約於一心。即千古聖經賢傳。亦皆約之而無餘蘊矣。由是成己成人。正己化人。修己安人。爲撑持宇宙之豪傑。閑道救民。豈曰小補。是即吾之隱衷。吾之願望矣夫。此序

太極統說

包羅萬古之天地而不壞者。此太極也。生育萬古之人物而不息者。此太極也。貫通萬古之事業而不遺者。此太極也。太極者。即所約之的旨也。說約者。即說此太極也。然太極在陰陽未判之先。渾淪無狀。言無所

言既無所言。而約又何以說。說之者。不過借言以達意。使人得意而忘言。亦如無所言之太極。而强繪一圈以示人也。凡屬人類。無論智愚賢否。初受生時。無不各得一善性。即各抱一太極。衆理。畢。具。萬事。隨。應。已立乎天下之大本矣。是故聖賢設教。或以一貫萬。或由博反約必須本末兼該。決不舍本逐末。後學不知正本清源。專在枝葉上探討。誰不費盡心力。皓首無成焉。苟能會通四書之精微。造到費隱之境地。當是時也。直超夫天地人物之前。逍遙於二氣五行之外。我已全無。書從何寄。此之謂能化之至誠。凝道之至德矣。若不從虛處存神。終爲官骸所桎梏。限爲凡夫而已。故子思作中庸。始言不睹聞結言無聲臭。明明將三十三章約之於太極中。以示大成之止境。茲以太極冠諸首。而約其全卷之所說者。倣此意也。

總論四子書

天不忍道絕人間。特爲道而生孔子。然天雖生孔子以續其道。而不使孔子纍洩其道。又生三大賢以漸發其蘊。則是孔子之傳曾子。如太極之生

氣不養則天性已失士林何以有眞儒朝延又何以有忠臣

兩儀也。曾子之傳子思。如兩儀之生四象也。子思之傳孟子如四象之生八卦也。至孟子則道破天機。如八卦之定吉凶而生大業也。合觀聖賢闡道之言語。足徵天之愛道甚重。而不肯輕洩於人。又見天之愛人甚深。而不忍不聞其道也。讀四子書者。須自始至終。通篇合看。打成一片揑做一團。探本溯原。提綱挈領。始悟聖賢教人之眞命脈。即得上天生人之大主腦也。若徒誦章句。徒解書理。而不知脩身以道是背聖賢而違天意。斯人也何得謂之君子儒哉

問孟子道破天機。在何章見得。曰如論語大中之言性命。言一貫。言忠恕。言爲仁復禮。言明德至善。言中和中庸。言大本至誠等類。俱以理言道。渾而未露非上智輩難以窺測。惟孟子則直指之曰養氣。此非充體之血氣乃降衷之元氣。故至剛大而配道義。則知孟子之言養氣。即盡心章之存養其心性也。夫養性之法。非自孟子開其端。如堯舜禹之執中。成湯之日新。文武之敬止敬勝。孔子之操存。顏子之拳拳。曾子之愼獨。子思之固執。皆養性之法也。後人拘泥字面。矜持過甚。多犯揠苗之病。遂疑其無益有損。以致性理不明。養氣無人。而放僻邪侈。無不爲

分關竅用法術者非先天大道與三教之眞傳不合即爲異端

集義之義即金剛經如是之謂如是者得宜也合式也此火候之眞傳也集者當當如是也

就莫載莫破之言思之足見天下無道外之物以道而論俱屬一體故剛大之氣能塞天地切

矣。孟子憂其道之將墜特顯揭之曰以直養而無害。此一句最宜潛玩。是孟子養氣之善處。一生之長處。掃除外道旁門。點破心傳心法。希聖希賢。修仙修佛。皆不出夫此也。何謂直養無害。不必分關竅。不必用法術。一超直入。就從心地用功。克去一切雜妄念頭。不留一毫根株。以害其剛太之眞氣。則入欲去而天理復。久久不怠。綿綿若存。是謂之集義所生。漸生漸長。遂養成浩氣。而塞天地。苟稍雜人心。失其虛靈之本體。便是忘。稍有作爲。滯其活潑之圓機。便是助。忘助時神昏氣亂。必不合義而得宜。既不得宜。必行不慊心。心偶不慊。其氣便餒。餒即有害。天下之不受此害者寡矣。

又問孟子既說浩氣難以言語形容。如何能塞天地。曰先天之元氣。本無聲臭可聞。謂爲塞天地者。須知天地先得此氣於初判之時。既判而後。即以此氣而生人物。吾心之氣。即天地人物所公共之氣也。雖分一端於全體中。即寓全體於一端內。天地之量大。以此氣而散布之。遂充滿於天地。不見其不足。人心之量狹。以此氣而蘊藏之。遂隱括於一心。不見其有餘。故中庸言莫載莫破。配天配地。其淵其天。不特此也。更推

勿因形質而分彼此

之居天下之廣居。與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並天下歸仁等句。俱從心上指出天下。程子亦云。放彌六合。卷藏於密。合而觀之。方寸之中。非與天地同其量乎。故曰塞乎天地。由此類推。則知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致中和。能位天地而育萬物。與聖人之道能發物極天。君子之道能察乎天地。亦此意也。

問孟子言不動心之功。在持其志。勿暴其氣。似與養氣不同。或有淺深之別歟。曰、氣本天性。即心之主也。能養氣。心自不動。非不動心。又是一層工夫也。持其志者。是持守其直養無害之志。而不使有一息之間斷也。勿暴其氣之氣。雖充乎體而屬後天。乃由先天剛大之氣。分散於四肢。本一氣相承。設損後天。即害先天。故又曰勿暴其氣。是保後天以全先天。亦養氣之不可略也。

又問氣既有先後之分。人心中豈有二氣相雜乎。實一氣也。在未成形之先。受於天者。其氣最清。及成形之、後。已經變化道心。而雜以人心。雖孩提之童。亦生後起之念。其氣漸濁。厥後知識大開。嗜慾薰蒸。其氣愈昏。雖成昏濁之象。而清明之體猶存。如江中之清水。忽濁於方

凡勸不回頭之人均是自㬥自棄非天之降才有殊養氣之法亦有理

漲之時。仍還淸於旣漲之後。人苟能善養其氣。濁自變而爲淸。何難返後天而還先天。則知人心之氣。乃因淸濁而分後先。並非判然兩端也。又問談性理者。皆言人之氣禀。原有淸濁厚薄之不同。因有智愚賢否之不類。由是觀之。先天之氣。亦有不同乎。曰、非也。天以一氣生人。即以一理賦人。決無彼此之別。若稍有差等。性必有善有不善。孟子何得言人無有不善。考之經典。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書曰維皇降衷。厥有恒性。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俱未言天生人有不同處。況禮已明言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之蔽性。此理固顯然矣。然又有爲赤子時。天性未漓。人欲未染。便帶幾分濁氣。更有愚到十分者。亦非氣禀使然。或帶夙孽於前世。或遺餘殃於祖宗。或受邪毒於父母。或轉初刼於物類。或定惡報於冥司。種種孽緣。皆足以蒙蔽其靈性。若能存理遏欲。遷善改過。自能潛消其外來之渣滓。以復其固有之良心。故困知勉行。卒與生安學利。同歸於一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天以知愚限人。而不可移動是言上等之人。生來便知本性當保守。斷不肯移於下流。而下流之人。終身甘爲物欲所

氣之分靜極時謂之理因其無氣機之動發動時謂之氣因其有氣息之運兩項非平對

牽纏。自不肯移於上等。故有上知下愚之分。可見天命之性。人所同具。皆可爲堯舜。先賢云。滿街都是聖賢。誠見到之語也。假使初生時。便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是上天先以智愚賢否限定其人。則善者理應爲善。惡者理應爲惡。天何得賞善罰惡。概論其人。私而不公哉。後儒清濁厚薄之論。由於理氣分看之誤耳。

又問以理與氣分看。其病在何。曰、由未明夫氣有先後之分。孟子恐人誤認其氣。因詳辨其充體之氣。剛大之氣。將二氣分得明明白白。剛大之氣純是理。人所同也。充體之氣參以欲。人各異也。後儒未能體會。見人有偏僻之氣。遂疑其不合夫性善之理。固將理氣分說。理同而氣異。受氣時、各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若舍理而專言氣。理是何物。又寄於何處。天何以與人。人何以受於天乎。殊不知理與氣二而一也。受氣即受理。就氣之變化神妙而言。謂之理。在陰陽未判之前。尙無氣機可名。亦謂之理。理主夫氣。氣載夫理。非氣之外。別有一箇理也。大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子亦云、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即在氣中。無氣則理無所寄處。理氣豈可分看乎。

萬物共春。花樣何以不一般。春同而質不同也

乾剛健之元元烝也萬物同愛此剛健之元无而生故贊其大

又問天之生人。固無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天之生人物。似有偏全之殊。不然、何以物蠢而人靈。曰、天以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物。本無安頓之心。却有變化之妙。或變而爲物。因物之蠢而見其偏。或變而爲人。因人之靈而見其全。是人物各成質之後。自形其偏全。非天先以偏全分給於人物也。蓋天之生人物。始焉固無心而成妙化。終焉亦無心而施賞罰。栽培傾覆。因物付物而已。設人不盡人道。恃其靈而奸詐百出。失其本心。反不如物盡物道。安其蠢、而始終如一。不變初性。故物有轉生人道者。人亦有墮落物類者。何分人物。何分偏全。觀其自造何如耳。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人不如鳥。孟子曰。夜氣不存。違禽獸不遠。由此言思之。人可自恃其靈哉。

又問先天之氣。謂爲至大至剛。必有剛大之實際。曰、欲知剛大之實際。須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句。則知受生之初。即稟剛大之氣。故謂爲至大至剛。剛爲氣之體。大爲氣之量。第就本章而論。如上節所言養勇好勇大勇。足徵其氣體之至剛也。下文所言塞天地配道義。足徵其氣量之至大也。孟子自言心不動。實見其氣之剛又言氣浩然。實見其氣之

自古大亂。俱由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實由不知養剛大之氣。孟子欲正人心。隱望人人養氣也。

古今來許多智人。微出至愚之事。由心不知正邪氣使然。毫不由自主。

飲食之人。養小失大。故聖賢皆

大。惜乎人人同受此至大至剛之氣。而不知直養無害之法。卒變爲褊狹之氣度。委靡之氣習。驕傲之氣象。卑污之氣質。種種風氣。釀成乖戾之氣。肅殺之氣。遂召邪教頻來。妖氣遍布。更使人惡氣鬱結。怨氣沖騰。遇此一切不祥之邪氣。閉塞天地之正氣。以致皇天震怒。降災下民。罪有應得也。人欲挽回大意。消除刼運。非養其剛大之氣。以正人心。豈能格天乎。

問氣禀與氣質有分辨否。曰、氣禀者、五方之地氣不同。（强分南北）風氣亦異。（習俗移人）且宇宙內邪正（心正召正）之氣相夾雜。（心邪召邪）息息與人相感通。能正其心者。邪固無從而入。不知正其心者。每應念而來。人不知覺。故所禀之氣。各有不同。知愚賢否。亦由此而分。此又氣質之外感。切不可誤認爲天地生人之氣。若氣質則不然。受剛大之氣。成質而後。質之中、有心、肝、脾、肺、腎。分其火、木、土、金、水。而爲五氣。此五氣由陰陽二氣而生。二氣又由先天剛大之氣而判。變化已經數番。大異乎受氣之初。渾樸無識。知覺既開。凡情多好。小能奪大。天君失權。故謂爲氣質之性。而又加以外乘之氣。愈濁而不清。兼所食諸味。暗助血氣。多生邪火。其氣

以淡泊明志

佛經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皇經所謂天地末根日月未光道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三敎

必燥。而欲念易生。合內外而論。種種魔軍。最難降伏。故克己用克字。格物用格字。內自訟用訟字。攻其惡用攻字。若不用全力手段。前志不能帥氣。正不能勝邪。終難去其舊染之汙。而復其淸明之體。有志脩身者。當勉力爲之。

問嘗觀經傳。惟易獨言先天。外此未聞有言及先天者。此何故也。曰、盍觀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上智無幾。故罕言先天。然窮究夫理之精微處。未有不從先天說來。如允執之中。未發之中。以及淵淵浩浩。無聲無臭。止至善。盡其心。文之穆穆。堯之蕩蕩。並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與不可知之謂神。至誠之能化如神等處。俱指先天而言。不過未露字面耳。蓋先天之道。渾淪無際。虛涵一炁。猶火之蘊石內。光之容鏡中。有若無。實若虛。易所謂太極。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天得此而開。始有天之象。凡天之時行物生。循環不窮者。不過順其先天之自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能）並不費一毫加減之力不着一毫布置之意。承上起下。天亦過脉耳。則知人爲天之子。天又爲先天之子也。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不意後之談道者。竟舍却先天。而專言後天。無本

性天以命
修成不壞
金剛道家
以命煉成
九轉金丹

之學問。得此失彼。掛一漏萬。安得爲盡性至命之完人耶。問性命如何分別。曰、性即是命。原非兩端。雖屬一串。亦有微分。虛極靜篤時。渾然天理。無可名狀謂之性。至於用力之久。靜中忽然一動。即剛大之氣。初發之端倪。謂之命。故易言盡性以至於命。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子貢言性與天道。皆從性中指出天命。是命乃性之發見處。性乃命之未發見處。二而一也。然性易知而命難知。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非僅知其理。必眞見得天之所以與我者。確確有據也。命即人之良貴。存之爲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爲子臣弟友之道。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以此而立之也。繼往聖。開來學。以此而繼之開之也。歷代聖賢。長存於兩間。以此而長存也。厥初生民。輪廻於萬刼。以此而輪廻也。奈人人有性而不能養。性尚不知。安知命耶。問美大聖神。究難領會。曰、造到如此境地。與見面盎背。居安資深。以及定靜安慮。高堅前後。形著動變。並博厚高明等語。皆養性熟極之後。各有心得。乃能形容神化無方之妙境。層出不窮之樂趣。惟箇中人始知。豈足爲外人道哉。合數章而總論之。非各有功效之不同。譬之于

靜極時便是先天即未發之中智元者習此也止至善者止此也

大化之聖機暢神流毫無沾滯心化而身未化不知之神知往察來無半點差謬神化而形與俱化

人一題。花樣雖異。無非發明此一題耳。但其中有詳畧隱顯之別。惟孟子之言美大聖神最詳最顯。須先着眼充實二字。充實者何。浩然之氣也。大聖神俱由充實之美。層層變化到極處。而功夫原無次第。不過直養無害。靜以俟之而已。再將四者詳言之。充實之謂美者。如易云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即道門之得藥結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者。如文之緝熙。堯之光被四表。即佛家之頂上圓光。大而化之謂聖者。如子思所云動則變。變則化。即道門之九轉丹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如子思所言至誠如神。即道門之形神俱妙。孔子嘗贊老子猶龍。變化莫測之謂也。（美大聖神四層即道言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歸無之謂）美大聖三層儒家能造到神通一境非兼釋道不能故孟子於聖之外。而更進一步。此番妙處。即中庸所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不知不（道隱無形無）能（所用其知能也）後儒未悟多將聖與神說做一層。與孟子言四之下顯列四層不合。非悟通三教者。豈能分辨哉。

又問氣如何得充實。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即充實之功。何也。人能念念欲善。便是集義所生。直養無害。日積月累。自信其有儲己。而充實其浩氣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亂世之人情求其賤形如聖人者固不可得能踐四五分亦是上等人

問天性具於心。何言形色皆天性。曰耳目口鼻一竅耳。何以各極其妙。而有無限之靈機。兩手雙足、一物耳。何以恰如其心。而無絲毫之差謬。蓋由先後天一氣相連。運動處即含知覺。故孟子又言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亦是明其五官百骸。皆隨天性自然之流露。始悟曾子之戰兢。非徒保其手足。顏子之四勿。非徒謹其耳目身口。俱所以全天性而踐其形也。世人不知脩身之道。每變天性而爲人欲。面雖有色。非根心而生。粉飾張皇。每出於襲義。和平中藏殺機。善觀人者。即一笑貌間。如見其肺肝。身雖有形。非由德而潤。進退周旋。每出於矯情。官骸內同傀儡。善掩著者。即一舉動間。自繪其奸險。斯人縱享大富大貴。得名得壽。有形色而無天性。貌似人而心非人。醉生夢死。亦行尸走肉之類耳。虛生人世。辜負維皇。降衷之深意。良可惜也。

問盡心章心性天命四字。如何分解。曰當熔化一爐。煉成一物。方不支離。夫性命原具於心。就渾然而言謂之性。就發見而言、謂之命。並非兩端。前已說明。人之性命。即天之理也。心能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斯時正天命之性也。知性即知天。原無兩層。然心如何得

盡性者盡去其人心而道心自現故知性知天

盡到極處。非存養不能。故又指出存心養性之功。養到盡其心時。雖知性天尙屬渾然。而命猶未發見。務要久行不怠。俟靜中養出一箇端倪。而命始立矣。凡孟子談性理處。無不明顯。而於此又加精詳。從未盡心前。推出存養之功夫。天人合一之道理。於盡心時。點出性天之本體。於盡心後。又指出立命之的旨。層層撥清。毫無隱諱。而學者多未能會。通。心。性。天。命。是一。貫。之。道。各立一番見解。使人無從入門。老死句下而已。

又問盡其心與盡其性有別否。曰、盡心時則知性。盡性時則知命。先盡心而後盡性。盡心時、是念絕而心已靜。盡性時、是靜極而身已忘。由淺入深也。

又問存其心與養其性有別否。曰、存是放心將、收、之、初。養是放心已、收、之、後。存有、意、而、養、無、意、也。

又問立命之後。更有進境否。曰、且無論立命後。而立命中。還有層級當分。由一陽而遞至少陽老陽。如春之經孟仲季而氣始足。如孟子所言盎背施體。與充實光輝。皆屬立命中之進步。至若不言而喻。與大而化

古今不得爲君子者。皆爲氣質之性與氣數之命所蒙。若能認定生初之性命。以理制欲。何難爲箇完人

返躬自問

。不可知。皆屬立命後之神妙。未立命之前。自無而有。既立命之後。自有而無也。

又問徹始徹終。如何循序用功。曰、時時刻刻。不離存養之功。日就月將。聽其自然之效。不必畫蛇添足。自惹煩惱。反生意魔。此是三教傳心之妙訣。有志養性者。切勿悞入小術。而壞大道也。

問口之於味章。上下節性命何分。曰、上節性也之性。指氣質言。下節命也之命。指氣數言。衆人錯認爲生初之性命。上節有命之命。與下節有性之性。乃指生初而言。故君子不以衆人所謂之性命爲性命。而以生初之性命爲性命。人能以生初之命爲主。必不縱氣質之性。而貪五者之欲。以蔽其明德。更能以生初之性爲主。決不諉氣數之命。而失五者之理。以虧其本心。上一節教人存理遏欲。下一節教人明善復初。要不外保厥天良。以全其人道焉。

又問上節有命之命。與下節有性之性。俱屬生初。何必分說。曰、對性言則曰命。對命言則曰性。互文耳。不必拘泥。

問良心一放。不過念頭錯亂。何言猶斧斤之於木。如此其甚。曰、汝未

良心放否
禽獸遠否
恐難免爲
孟子所哀

打轉念頭
是誰即天
良也後之
學人用了
多少冤枉
氣力毫無
益於身心

知良心爲何物。徒空言其大概耳。須看下文夜氣。即良心也。一點靈機。虛含竅中。心放則散。散則心死。較斧斤之伐木爲更利故孟子一云放其心而不求哀哉。再云曠安宅而弗居哀哉。深哀其世人日受此無形之斧斤。剝喪元良。虛留官骸。而與禽獸不相遠。是以直捷指之曰。學問無他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問心何以見其放。曰、念及於某人。則心放於某人。念及於某事。則心放於某事。念及於某物。則心放於某物。念及於千里外。則心放於千里外。念及於百世上。則心放於百世上。凡念所及處。即心所放處。捫心自思。念無片刻不動。匪特旦旦伐之。且刻刻伐之。夜氣尙存乎。良心猶在乎。違禽獸豈遠乎。

又問放心何以求。曰試觀孔子之言操存。即示以求放心之眞訣也。操者敎人收歛精神。凝聚一處。則心自存而不放。非緊緊擒住。使之不動也。心初放時。打轉念頭。便是收回。欲仁斯至。毫不費力。極容易。極便捷。此等功夫。許多學人。孟浪一生。未曾片刻用過。自不省察。並不知其心放。又安知求放心。放心不求。好人從何處做起。君子從何處得來。

堯舜執中之道與孔子一貫之道隱而難言特就孝弟忠恕以驗其道如借鳶魚以徵費隱之道一般

又問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未必求放心之外。遂無學問乎。曰此一句、斷定許多疑案。打破許多理障。掃盡許多浮詞。闢盡許多僞學。照此一句用功。包羅萬象。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又問此外旣無學問。何以孟子又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亦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能盡孝弟忠恕。亦是學問。亦足以包括一切。何必拘執求放心之句。曰、孝弟忠恕之道。是良心發見之實效。若徒從此處下手。時而天理。時而人欲。不能爲全德之人。故堯舜孔子。先以執中操存爲學問。心不外放。自然由孝弟忠恕。達之於萬事萬物。而推行無不盡利。兩賢口氣。將聖道說得極其容易。捷便者。對曹交門人而言。恐畏難苟安。特淺淺說來。善誘以入其道耳。合三項觀之。求放心是養生之全功。孝悌忠恕。是天性發出之首端。須將體用分淸。方能貫通無病。後學多把而已矣三字。看死煞了。遂謂孝弟忠恕之外無道。推之孝弟爲仁之本。忠恕違道不遠等句。於理有得。怎講得去。」問萬物皆備於我。從何見得。曰、汝未反身而誠。固不知其樂。亦未强恕而行。更不知其仁。樂

性統天地豈持萬物

佛家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道家所謂玄之又玄皇經所謂心若太虛惟到盡性之極處方見三敎合一之的處

佛言空道言虛即儒之言絕也

也仁也。卽萬物與我同得之天性也。先儒云、天下無性外之物。亦此意也。奈人不知此理。只知血肉之假身是我。而不知我身之中。更有眞我者。天性是也。旣不以天性爲眞我。則現備於我者。備猶未備。何言萬物皆備。人當急急尋樂求仁。方知我之眞處。物卽之同處也。

問孔子卽絕意必固我四端。中所存者何心。曰、此正孔子盡性之時。深造夫先天之極處也。毋意者何思何慮。寂然不動也。毋必者不期其效。聽其自然也。毋固者、靈機活潑。魚躍鳶飛也。毋我者神遊象外。道炁獨存也。到此地步。形骸已忘。與天地同流。豈猶有心乎。明道先生云。天人本無二。只緣有此形體。便與天隔一層。除却形體卽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誠哉是言。眞過來人也。又問如此說來。四毋字宜用虛無之無。或有錯誤。曰、非也。毋與絕、有始終之分。毋者、涵養之初四端間發。固宜用意禁止。絕者、四端消融。不待有意隄防。由克而治歸於純熟也。

又問養性時固如是。應事時能絕否。曰、應事時亦能絕。泛應曲當。不假安排。何意之有。成敗聽天。但求無愧。何必之有。認理圓通。不執

前著諫心
表有二語
但求將我
能忘却惟
恐把君莫
奈何

無識者認
詭計爲聰
明把奸雄
當英雄

己見。何固之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何我之有。體如是。而用亦如是。顯微豈有二致乎。

又問四者輕重否。曰、惟我念最重。意必固三者。皆從我念而生。人能忘却夫我。則恬淡無欲。萬事皆空。百慮胥捐。金剛經云、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又云、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成佛之妙法。卽作聖之心法。故四者以我字終之。

問性情才三者何分。曰、此原無可分。就性之發動而言。謂之情。就情之擴充而言。謂之才。才爲良能。情爲良知。皆本性所流露也。如見急難人而發一憐憫心。則爲情。設法以救濟之。則爲才。才所以申其情。情所以達其性。才也。情也。合而言之性也。

又問才既主於作用。善固才爲之。不善亦才爲之。並無二才。何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曰、欲明才之非罪。須知性之本善。才出於性。性善才亦善。豈有種瓜而不得瓜之理乎。不意人性皆善。而所爲竟多不善者。實由陷溺其心。氣質主事。强天性之才智。而爲人謀之詭計。無異使水之過顙在山。逆其性而不得就下。則是不善之爲。當歸咎於後起之氣質

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諸子豈未讀孟子書乎豈識見高於孟子乎由未用功養性故不知本性之善誤認氣質之性爲性此皆告子之流不可妄信

嘗今之害勝過楊墨告子百倍未知誰爲孟子天旣愛古人不

。何得諉罪於本來之天才乎。

又問此才字。與天之降才。未嘗有才之才同否。曰、同一才也。皆指本性之靈而言。人不率性。誤用聰明。而參以法術計巧。卽孟子所惡以鑿爲智。而不知以利爲本者也。夫孟子於性善之說。大費周旋。當合下二章參看。方見苦心。不必逐句以解其義。姑舉大致以達其意。蓋性本難言。善何由見。乃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至情。以驗仁義禮智之善性。其理已彰明較著矣。而猶恐人不深信。愈起紛紛之議。一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再言非天之降才爾殊。見得性爲天所命。天以愛人爲心。豈以不善與人哉。一言聖人與我同類。再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見得性與聖人相同。人皆可爲堯舜豈有性不善之人哉。猶喻以麰麥。再喩以牛山。見得人爲萬物之靈。物尚有自然之理。人豈無至善之性哉。一言足與口相似。再言耳與目相同。見得形骸之屬皆有同性。而人心之靈。豈有異性哉。一引孔子贊詩之詞。再引孔子操存之語。見得性善之論。適合孔子。豈一己之偏見哉。合而觀之。孟子之曲通旁引。反覆詳說者。無非望人存養其浩氣。而復全其善性也。故於牛山章。點出夜氣。與

忍爲禽獸而生大賢以除其害豈不愛今人忍視爲禽獸而不生除害之人旣願斯人早出救民於水火中

得其養數句。滿腹深情。畢露於此矣。假使當日無孟子性善之定論。不僅楊墨之害仁義爲可憂。而告子之禍仁義更足患。以訛傳訛。莫知所宗。後世之人求其遠於禽獸者鮮矣。大哉孟子之功。眞不在禹下也。

又問人皆可爲堯舜。何以古今來得爲聖人者無幾。曰、人本不難爲聖人。不難中而有至難之幣。何者。凡塵世貪名利酒色之徒。夢夢過日。以苦爲樂。如糞池之蟲。嘗穢物而美其味。此等人罔卑卑不足道。又有等明知身外塵緣。爲殺人利刃。而甘願作刀頭之鬼者。並置之不論。間有超群絕俗之英才。立志爲君子。存心學聖賢。有因得富貴而迷其心者。有因處貧賤而改其節者。有因遭變故橫逆而退其志者。善始不善終。究難爲上等人。更有具大超脫。大力量之豪傑。打得過一切大關頭。惜其悞入旁門小術。不知存養之妙。終屬異端。難入聖域。尤有得其門而不知窮其理者。只知文章。未明性道。抑有窮其理而未看圓通者。只求高遠。不悟平常。過與不及。俱不得大中至正之道。且有得其心法。而難獲效驗者。或根基太淺。或染已深。或功德尙少。或隱惡甚重。多遇魔障。安成大道。有等用其功而已獲其效者。不能固執。旋得旋失。卒難充

處大亂之時非忠孝廉節端人正士不能挽回天意且難逃出却運

仁義禮智不待求而常發惜具隨發隨滅不知擴充耳

實。有等充實者。或爲災病所纒。或爲氣數所阻。充實而少光輝。縱有光輝。而未造夫神聖之極。譬如爲山。功虧一簣。種種弊端。皆不難中之至難者也。然不難者天道也。而至難者人事也。天非限人以難。而自處於難。苟能立至死不變於初志。何難爲盡性至命之人。縱不能出類拔萃。決不肯同流合汙。或盡忠孝。或保廉節。或爲端人正士。尚留正氣還天地。去聖不相遠矣。奈何人多舍固有之善性而弗思。徒飽救飢之漏脯而尋死也。可嘆可嘆。

又問性善固人所同具。而復性豈人所同能乎。曰、勿看難了。盡思孟子求則得之之言。一求便得。得則無異於聖人。我能得善性於一時。則爲一時之聖人。得善性於一日。則爲一日之聖人。能終身不失此善性。則終身爲聖人。蓋善性非外鑠。我所固有。如囊中之錢。用之甚便。何難之有。特患人不求耳。孔子云、欲仁斯至。顏子云、有爲若是。俱有明徵。聖賢豈欺我哉。然得雖不難。而難於有恒。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吾觀今之養性不成者。尠不中此弊也。

人之生也直生可謂之性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不可謂之性

牛犬與人性不同猶在成質後論受氣之初何分人物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似與理相合。若生非性。性從何而來。而孟子第以牛犬詰之。未辨其生不謂性之所以然。請詳示之。曰告子之言在是。非可否之間。含糊未明耳。以率性之聖人而論。形色皆天性。始可言生之謂性。若常人則不然。受生之初。純是淸明之體。則可謂即生即性。旣生以後。參以駁雜之偏。則僅可謂之生。所性不存。食粟而已。生何得謂之性猶杞柳之爲杯棬。雖出夫杞柳之本質。而未順夫杞柳之本性。安得謂杯棬即杞柳耶。乃告子竟不分何如人。意以爲凡有生者皆謂之性。如白物均謂之白。信如斯言。則牛犬與人同其生。即同其性。有是理乎。姑勿論牛犬。凡古今作奸犯科。無所不至之惡徒。皆有生之人。未必皆盡性之人。其理愈不通。即生即性。不擇其人。是告子千錯萬錯之病根。由不知先天後天之分。誤以生爲性。因有杞柳湍水甘食悅色。與仁內義外。一切妄談。認賊爲主。死不招供。反與孟子再三饒舌。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此人也。問朱子補解致知格物章。以格物章。以格物之功。主窮萬物之理言。後儒多駁之者。未知孰是。曰、何敢評定先儒。致招學者指責。第就朱子之言以論朱子。覺得自相矛盾。

盡其性使能盡物之性爲甚反在物上去求盡入性

諸講家皆附會其說以其昏昏使人昏昏這場疑案

以外物之理致吾心之知是由外鑠我反

不待他人攻訐。何以徵之。如朱子所解致中和一節。曾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解視之而弗見一節。亦言凡物之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解誠者物之終始一節。又言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已經道破物理。萬殊歸於一本。何得言致吾之知。在即物窮理云云。豈不自相矛盾乎。且與孔言一以貫之。孟言萬物備我。俱不相合。況天下之物甚繁。就一物而窮一理。畢生難盡。何時得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乎。雖移山之愚公。斷不作如是之痴想。朱子又豈作如是之痴解乎。必不能無錯訛。或門人私揣其意而謨補之。未可知也。故孟子於武城取二三策。靡有孑遺之詩。難信其言。勿論經傳子史。當信之以理。非然者。鮮不爲書所愚。夫格物之物。指物欲之動心者言。卽孟子所云物交物是也。格之云者。與格其非心。有恥且格。惟大人能格君心之格。同一義也。致知之知。即孟子所謂良知也。良知即明德也。明德之不明。爲物欲所蔽也。必格去其物。而良知始致。即明德已明。如克己而禮自復也。是則格物之學。乃明明德之實功也。由天下國家。遞推到此。方點出欲明明德之眞實下手處。在格物三字。觀在字始悟指點之情。如畫龍點睛。尋脈點穴。是

蔽其知。豈能致其知乎。

格一分物。即致一分知。格盡其物。即知之至。

最吃緊處。豈可支撑到萬物上去。不但與誠意正心不相關涉。且與明明德更不相照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又問格物既爲明明德之實功。何以又有止至善。與定靜安慮。及誠意正心之說。曰、物最難格。旋格旋來。務要格到至善處。全德已明。方爲止境。蓋明德之明。是養性之初。至善之止。是盡性之候。功夫至此。徹始徹終。已包括無餘。而又言定靜安慮者。恐學人淺嘗輒止。造不到至善之極處。故再三叮嚀一番。就明明德之中。詳指層出之效。使人知循序漸進。免生半途而廢之意志。非格物外另有細密之功也。下面誠意正心。又統定靜安慮而言。以究其格物之實功。要之誠正二字。與明明德上一明字。皆屬格字之義。不可因字面而分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

又問致知之致。與知至之至有別否。曰致知之致是用功去漸尋良知之謂。知至之至是就尋到良知之全體而言。即止至善也。於是由良知而推及之。如源泉之流。盈科後進。無所不到。觀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滾說下。皆良知所擴充。即明明德於天下。而民無不新。幾箇而后字。是形

不由本而及末者雖功高名顯終敗末路故五伯之行仁義難逃一假耳

容推本及末。莫能禦之機勢。非層層有功夫也。聖經一章。三次點出本字。深望人先從明德上去格物。源清則流自清。而學人偏舍本而務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孔子早已斷定。信不爽也。

問定靜安慮得五者之景象。如何分法。曰定者、是已知其所止。立定其志。務向至善處尋去。毫不分心於他歧。即格物以明明德之初功。靜者洗心退藏。尙知其靜也。安者、心廣體胖。已忘其靜也。慮者、自誠而明。心靜多妙也。得者至道已凝。氣成浩然也。幾箇而后字。是形容循序漸到至善之地。至善主盡性言。能得主立命言。同一止境也。

又問親民之親。朱子作新字解可否。曰朱子註既云明善者人之所得於天。而天之生人。原是一理。則我之明德。即民之明德。民既與我同受此明德以生。雖有異姓之別。不啻同胞之親。我旣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民亦明其明德。如盡親親之仁。故曰親民。朱子未體親字之精義單就革故鼎新上說。因作新字解。理雖說得去。總不如親字眞切。

又問補解致知格物一節。語旣支離。又當何補。曰不待補解格物之義已參入上下文各章內。如二三四章所言顧諟克明日新、又新、切磋、琢磨

格物之學是明明德之眞訣最吃緊處致各章內不鮮此工夫

等句。皆格物以致知之功也如誠意章所言毋自欺。惡惡臭愼其獨。皆格物之謂也。不知格物之學。則爲不善之小人。能用格物之力。則爲誠意之君子。又如正心章所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四累。與修身章所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五偏。皆屬蔽良知之物欲也。能正心脩身以去之。而不爲情欲所擾。非格物而何。三章內詳指出當格之物正是致知之實功。不然、意何由誠。心何由正身何由修家何由齊。至於治國平天下兩章內。所言孝弟慈。與老老長長恤孤。以及理財用人等句。明明指出致知之實效。即明德之新民處。大學一卷。合經傳看來。都是發明致知在格物一句。並非闕文。豈待另補哉

又問既云物格知至後一滾說下。非層層有功夫。如何以下各條目內。俱有格物致知之功。曰非層層有功夫者。非另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之功只。此格物致知澈底行去。須臾不離。若已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大人。偶有一念不格物致知。便同夫不明明德之小人。雖生民未有之孔子。及其老也。猶望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故格物致知之功。每條內俱不可少。但所格之物。觸境頻來。各有不同所致之知。

孔子曾刪詩書孟子於武城取二三策古大儒於大學各有改本後學何必拘定宗某某總以理爲斷當從則從切不可人云亦云自入迷途

隨處流露。亦不一般。總不外夫格物致知這箇功夫。終身奉行。死而後已也。

又問朱子言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朱子旣誤。程子豈不亦誤乎。曰二程子各就己見。將古大學另改。與朱子現傳之大學。逈不相同。何言竊取程子之意。然改古大學者。不止程朱。效程朱而私改者有數家。如王氏柏蔡氏淸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彭山明豐氏政和等俱各有改本。今以朱子所改之大學爲宗。又添出無數講家。發明朱註。枝上生枝。葉上生葉。紛紛聚訟。互相攻擊。難以判斷。不如就聖經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句作定案。可包全部而無遺。可掃諸說而無用。蓋身何以脩。德爲身之本。明明德即所以修身也。明德何以明。德爲物所蔽。格物即所以明明德也。明德旣明。誠正修齊治平。由此而推。本立而道自生也。何必多設理障。使人分門別戶。徒在字眼章句上講求。而不能會歸於一貫。毋怪乎當童子時。開口便讀大學。究竟不得大學之道。而爲大人讀聖賢書。有益何哉。

附錄古大學。於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慎獨之功即格物致功

二句。合聖經爲一章。連接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二節。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章。至大畏民志止。下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末。

大程子所定之大學。於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連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句止。連接所謂誠其意。至爲天下僇矣句止下又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句止下又接殷之未喪師至末。

二程子所改之大學於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章。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爲衍文連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又接所謂誠其意者至爲天下僇矣止。下接瞻彼淇澳二節。移康誥曰惟命不於常一節接於此下連接殷之未喪師至末。

問中庸立言之旨與大學同否曰、理同而詞異大學首三句由人道而復還其天道。中庸首三句由天道而貫徹夫人道。已括學庸兩卷。餘皆透發首節耳中庸重在天命之謂性一句。盡性之功在愼獨由愼獨而致中庸之極。總冒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大學重在明明德一句。明明德之功在格

中和即致良知也

善怒哀樂未發時心空如太虛即至善至誠候也

物。由格物而止至善之地總結之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大學是曾子親受孔子所傳乃能條分聖經之義理中庸是子思得聞曾子所述。更復洩盡大學之餘蘊繼繼承承。一脈流貫。詎有毫髮之不同。但大學專言人道。盡人自與天合。中庸兼言天道。見天亦與人同。大學言心不言性存心而性自在其中。中庸言性不言心。養性而心不放於外中庸由一以散萬。而道達夫天下國家。無異大學由己以治人。而推及夫齊治均平。中庸所載形著動變次第之徵。無異大學所載定靜安慮自然之效。中庸所擬溥博淵浩之虛神。即大學意誠心正時之樂境。合觀大中。同發聖經之奧蘊其義一也。

問程子解中庸二字言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子解中庸二字。言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者、平常之理。二者孰是。曰、兩說俱可。但須詳辨。更覺精細程子言不偏之謂中。偏非偏正之偏乃一端也。對性之全體而言。稍起意念。便失性體。玩未發二字始悟朱子言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語欠斟酌。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中節之和。體用未能分疏。然加不倚二字。或從焉有所倚之句悟來。較程子更妙也。蓋

一卷中庸直以率性修道兩等者誠之者自誠明白明誠處處

分為兩等下文天道人道兼言至末章明明兩大股為何分作四大文

庸所以解中。非中之外別有庸。程子謂庸爲不易。就理之久遠言。恐人疑其中爲荒渺而無憑也。朱子謂庸爲平常。就理之現在言。恐人畏其中爲高遠而難行也。二說兼用。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也。

問修道與率性如何分辨。曰、道乃性之所發。無彼此之別。率與修有先後之分。率性者是本來之天性未失。明德不待明。乃順從其自然之理。而擴充其端。如下文生知安行。與自誠明。誠者天之道。皆率性之聖人。如堯舜性之也。修道者是固有之天性已蔽。明德已不明。乃洗濯其舊染之汙。而復還其初。如下文學知利行。與自明誠。誠者人之道。皆修道之聖人。若湯武反之也。率與修雖有先後之分俱不負天之所命。及其成功一也。至若常人。固不率性。亦不修道。將天之所命者。棄如敝屣。其咎奚歸。歸咎於不以修道爲敎。遂使堯舜可爲之人。而等於朽木不雕之物。眞可哀也。

問中庸之愼獨。與大學之愼獨。有微別否。曰、同一意也。大學以誠中形外。十目十手。指其獨中之昭然可畏。中庸以大本達道。天地萬物。揭其獨中之關係非輕。總敎人於方寸之地。刻刻省察。一毫妄念不可起

。一點人欲不可沾。愼之又愼。切勿謂隱微之間。獨知獨覺。人神不能窺察。聽其放縱。而不用克治之功也。問孔子評定君子小人之語甚多。未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二句。與諸說有淺深之別否。曰、有淺深之別。如喩義喩利。懷德懷土。和不同同不和等類。乃就一端之相反。以定人品之高下。推其相反之原。自反中庸判其途。一反而無不反。此二句斷定古今人材是孔子作春秋。寓褒貶。別善惡之大權衡。觀其鮮能久矣之言。則知中庸之德。久失其教。因而亂臣賊子。異端邪說。相沿成風。遂釀成滔滔之天下。孔子憂其靡所底止。不得已而往來列邦諄諄告誡。盡情開導。欲使人咸知至德之當修。樂爲依中庸之君子。而耻爲無忌憚之小人。何難篤恭而天下平。此孔子以中庸救世之隱願。亦子思作中庸以繼志之深情。故於首章先發明中庸之至理。即引仲尼之言以爲證。表明其家學之淵源。在此中庸。使天下後世不敢輕視其言。各反求諸身。而保其至德也。

又問不依中庸。亦能爲君子乎。曰、決無是理也。中庸之德。通三才。貫萬事。應萬物。無不由此而遞推之也。試觀哀公問政一章。方明由體達用之理。如五達道。三達德。與九經之屬。皆曰行之者一。又曰及其知

之一。成功一。一即中庸也。再觀取人以身。而終歸於以仁。不可不修身。而究極夫知天。在下位而深究夫明善。仁也天也善也。亦中庸也。第就此章看來。必中庸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推之溥博淵泉。與不見不動。無爲闇然。以及淡簡溫。知遠知風知微。不賞不怒不顯等語。皆言中庸之德。積於中而發於外也。要之凡言君子之道。聖人之道。至誠之道。一切道之所萬殊者。莫非中庸之德所流行也。極之天地之道。亦由爲物不貳。乃能生物不測。由大德敦化。乃能小德川流。是天地之彌綸於宇宙者咸賴中庸之德所充周也。蓋中庸之德。存之於天地。則爲天地之德。賦之於人物。則爲人物之德。天地不依乎中庸則無以爲天地。人物不依乎中庸。則無以爲人物。人與天地合其德者。即合此中庸也。若不先立其大者。雖才學蓋世。功業超羣。卒爲反中庸之小人。安得爲時中之君子哉。

問鳶飛魚躍節。先儒何謂喫緊。爲人處。曰、此一節、是子思子又從天地之道。費而隱處。畧借鳶魚以指點。使人知天地間。皆道所充滿。無絲毫欠缺。可見人無時無地不在道中。當須臾不離。屋漏不愧。則人心

无極之炁
藏於心竅
陰陽之氣
克夫四體
五行之氣
具於心肝
脾肺屑非
主靜不能
合一

若不從此
凝字透發
實際一切
性理均屬
渺茫終無
着落

儒謂至道
佛謂舍利
道謂金丹
異名同實
皆從疑道
氣而修成

之道。與天地之道。渾合無間。同一費而隱也。故曰喫緊爲人處。問至道不凝。道既費隱。如何能凝。曰、周子曾言无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言人一身之氣。由先天无極之眞。發而爲後天陰陽五行之精。眞與精有體用之分。皆指氣之淸者言也。恐人不知妙合之法。先後天散而不聚。其氣易耗。故又指出主靜立極之方。自然配合。妙不可言。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初靜而氣合。合猶可分。久靜而氣凝。凝則不散。則知文王之緝熙。凝此氣而後能緝熙也。至誠之如神。凝此氣而後自如神也。充實之謂美。凝此氣而後謂爲美也。久則徵。徵此已凝之道氣也。動則變。變此已凝之道氣也。大而化。化此已凝之道氣也。若至慮后能得。無爲而成。闇然日章。不言而喩。皆指已凝之道氣言也。夫修道之士。道若不凝。雖言言合道。事事合道。不過襲取其道之餘緒。未能實有其道之眞際。終不能結聖胎而爲聖人。此等景況。非皮相之士所能知。非淺學之徒所能到。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全本中庸。皆虛擬其道之至理。惟此一凝字。始微露其道之端倪。孔門傳授之心法。滴滴歸源者。在此一字。從未洩漏。子思以中

庸傳之孟子。而孟子之善養浩氣。必從此一凝字悟來。更經闡明。顯而又顯。不意後之談道者。竟不從此緊要字眼着意。可惜聖道眞傳。人人誦讀。如聞說夢。視若幻境耳。

又問尊德性五句。頭緒甚多。講解亦煩。從何下手。曰、此五句不可因句法而平列。以尊德性三字爲主。德性、即上至德也。尊即凝至道之功也。道問學者。是敎尊德性之君子。先要在道上去問學。以窮其理。始有定見。不爲小術所惑。其理、維何窮究。夫廣大精微高明之理。使知其爲中庸之常道。皆蘊蓄於我德性內非由外來。道不遠人也。溫故而知新者。故字、當作故而已矣。之故字解即德性也。溫是久久尊其德性。自知其無窮之新。效如形著、動變是也。此盡性之功也。敦厚以崇禮者。禮即克己復禮之禮。用功至此積累敦厚。養成浩氣。天理復全。謂之崇禮。禮崇即道凝。盡性以至於命也。此一節、是申明凝道之功效。故字、緊承上句說來。着眼尊字溫字。從此下手。何其簡便。朱子以恭敬奉持解尊字。是主靜前一層。初收放心之功。尙有意存主靜是念己潛消。心己鎭定也。

一年之道。春夏暢於秋冬之後。一日之道。六陰蓄於六陽之前。均由靜極而動。先凝其道以立其本也

又問朱子解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是否。曰固是尙欠醒豁。至德與至道。原不可分。但就理之在人心者、言。則曰至德。就理之在萬物天地三千三百者言。則曰至道。苟不實有其吾心之至德。則不能合天地萬物三百三千之至道。而凝聚於方寸。故下文指出尊德性之功。教人實有其至德以凝至道。彼此打成一片理方圓足。

問天地萬物之道。旣無殊於聖人。天地萬物亦能凝其道否。曰、天地萬物。斷無不凝其道。觀易所云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數語。始知乾坤之動直動闢。廣生大生者。皆由靜專靜翕。先凝其道。積厚而後流光也。至若萬物。千百年生生不已者。非先凝其道以蓄其根。而何以斷而仍續。生機不絕。但所凝者。非道之全體。僅一端耳。又豈特天地萬物皆凝其道。凡在人類者。道亦無不凝非然者。何以生而復死。死而復生。或人或物。萬劫長存。惜所凝者。欲中一線理。非至道也至道之凝。非有至德。斷不能也。

問至誠無息章。較問政章頭緒更煩。用何爲主以串之。曰凡解此章書者皆以至誠無息句包括全章。此理固是。但未詳指出至誠之久徵者爲何物雖。能層層分清。究竟蒙頭蓋面。不能使人得其所以一

一徵字是通章之線索少入悟穿皆由驗於外三字之

貫之眞際。多疑其虛渺無憑。故用至誠之功者鮮矣。蓋至誠之所以久徵者。非功業之驗於外。是眞積日久。忽從靜極中發出一點命來。即未發之大本。天命之性也。即所凝之至道也。正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元氣也。悠遠博厚高明。與如此者三句。皆指此所徵之元氣而言。此元氣之徵於人者也。下文不貳之物。與昭昭之多。一撮土之多。一卷石之多一勺之多。並末節天命文德等句。亦同夫至誠所徵之元氣之謂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明明指出天地人物共一元氣。而各成其體用也。人能於至誠之久。得此受生之元氣。乃謂之爲悠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如孟子謂浩氣之配道義也。蓋天地於太極初判之時。先得此元氣以成博厚高明悠久之全體。始有生物不測、覆載繫振之大用。如小德川流。由於大德敦化也。以此類推。山水亦然。人能用至誠之功。始信其皆有可徵。俱能配天地而爲三才。非獨至誠之聖人能如是也。

又問徵字就功業言亦可。如民莫不敬。不賞民勸。篤恭天下平等語。皆是由盛德感人。而著功業於外。何必拘定。曰、此章當與致中和一節大

朱子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

聖道之大即元氣所充滿正以一貫萬之實際

哉聖人之道一節。並費隱章、能盡其性章經綸天下之大經等章同看始悟子思言至德之散布處。多就冥冥一邊發揮。少在昭昭這面指示。合觀中庸全部。始言天命之性。不睹不聞。終言無聲無臭。愈見子思立言之本意。都在氣化無形之際。闡其至理。以傳其虛神。解者未能達天德。每於談天地人物交關處。牽强在治化上說。豈知無位之聖賢。如孔子與顏曾思孟等。雖未行道於當時。而著丕顯之勛猷。皆能存心養性。贊化調元。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此乃無迹之化機。無量之功德。千古不朽。較功業之建立於一代者。更高數等。故孟子曰。過化存神之君子。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子思亦曰盡性贊化之至誠。可與天地參矣。孔子作繫辭傳亦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番精義。人鮮能知者。爲解書之人所誤也。

又問悠久博厚高明。與如比者三句。就所徵之元氣。如何講法。曰。此一點元氣。謂之爲悠遠者。從先天无極生來。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何其悠遠也。又謂之爲博厚高明者。與下章聖道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同一義也。如此者之此字。亦指所徵之元氣而言。即充實之謂美也

道本神妙不則莫載
莫破能大能小故至微之元氣能包天地山水

。不見而章三句。恰與大聖神三句同一層出之效也。

又問昭昭之多。一撮土之多。一卷石之多。一勺之多。俱言其至微小何以與無窮、廣大、廣厚、不測處、同其量。曰欲知小能統大之理。觀上文幾希之元氣。能配天地自明矣。再思一鳶一魚之飛躍。足見道之昭著於上下更悟矣。子思子舉此四端。原借以發明所徵之徵命。足配天地之故。一悟而無不悟也。

問形著明動變化如何分別。曰、中庸一部。惟此一章將養性之全功。說得最精細。最詳明。徹始徹終。毫無遺漏。朱子、解曲爲一偏。未指出曲爲何物。敎人從何致起。須知此曲是天之所以生我者。即初受之元氣也。此氣至剛。剛則直。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因後天之氣拘物蔽。不能順其本性而直達。故謂之曲致曲者即致良知也。良知何以致。非誠不能。故子思曰曲能有誠。是敎其次之人。苟於曲處能有誠意之功。則形著明動變化之效。可以遞至而深造其極矣。蓋形著明者。由一陽而生二陽。由二陽而生三陽。如卦之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是也。動者、盡性以至於命。自無而有。即五十而知之天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不知此動也。行法以俟命。俟此動也。所以立命。立此動也。一以貫之。貫此動也。知德者鮮。鮮知此動也。變化者、變乃化之始。化乃變之終至命後、再加一番至誠之功。煉神還虛自有而無。即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由形而惟之於化。其功無他。一誠而已。凡得人身。而未能率性者。皆有此曲。惜其所以不知致曲之法。較之能盡其性之至誠不僅又其次。人道已失。官骸徒存。尙得謂之人乎哉。

問莫見夫隱。莫顯夫微。既曰隱微。何以見顯。曰、隱微者、即上文天命之性。不睹不聞是也。即下文所愼之獨。未發之中。所致之中和是也。此一點靈光。雖具於方寸。息息於天地鬼神。一氣相感通。無稍間斷。但渾無形迹。人不自覺耳。故子思子特警惕之曰。莫見夫隱。莫顯夫微。使人知幽獨之地。當愼之又愼。不敢一念妄動。恐得罪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自失其大本也。

問放彌六合。與退藏於密。是兩境否。曰、是一時俱到。若不退藏於密。何以放彌六合。合觀存神與天地同流之句便明。存神即退藏於密。與天地同流、即放彌六合。有全體始有大用。理必然也。

問中和原無形迹可指。何以推致而位育夫天地萬物。曰、人之所以得爲人者。此中和也。天地之所以得爲天地者。即此中和也。萬物之所以得爲萬物者。亦即此中和也。中和維何。即太極判後充上下。貫古今。無聲臭之乾元也。致之云者。正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虛極靜篤。渾忘形骸。純是一團和氣。便與流行之陰陽。打成一片。此之謂莫載莫破之道。而天地萬物。無不包孕於其中矣。則是天地之各安其所者。賴此所致之中和而位之也。萬物之各得其所者。賴此所致之中和而育之也。何分人物天地彼此共一中和。即共一太極。自然相感通。並行而不悖。至靜之中。妙不可言。豈假形迹用意以致之乎。

問仲尼祖述堯舜章。以何句爲綱領。曰、重在大德敦化一句。天地必先有敦化之大德。始能持載覆幬。並育並行。四時與日月。亦必有先敦化之大德。始能錯行代明。斷未有大德不敢化。而有小德如川流之理。此乃大德之存於天地四時日月者也。至若開心傳之堯舜。紹道統之文武。誰非敦化其大德。自然攸往咸宜乎。則知仲尼之祖述堯舜者。祖述其大德也。憲章文武者。亦憲章其大德也。上律下襲。與譬如天地四時日月

者。皆由仲尼已敎化夫大德。而後律之襲之譬之。各得其宜也。夫此之謂大德者。即未發時之大本。受生之初。人所同具。豈特堯舜文武與仲尼所獨有哉。惜乎人爲欲蔽。聽其梏亡。而不知敦厚其化。以大其根本。無怪乎無川流之小德矣。讀此一句者。須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在此。而人之所以爲大者。亦在此也。

上卷因人問而感觸。下卷由己悟而發揮。

隱居求志。是行義達道底張本。獨善其身。是兼善天下底根基。誠意正心。是治國平天下底經綸。古今來許多爲民上者。隱未求志。窮未善身。心意先未誠正。敎他用何道去致君澤民。猶未讀書者。强彼作文。不得不胡說。未用筆者。强彼寫字。不得不亂畫。故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孟子輔世長民莫如德。又曰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世之急於登朝者。德之不修則何以哉。

孔子樂在其中。故視富貴如浮雲。顏子不改其樂。故處簞瓢陋巷而不憂。伊尹樂道。故祿天下而弗顧。古來高尙其志。而不爲外物所搖奪者。皆先有道之可樂。得此而忘彼也。則知爭名射利。貪位慕祿之鄙夫。非

道謂谷神不死即儒家之虛靈不昧

靈從虛處生來愈虛愈靈故無形之太極生生不已

不知道之爲貴。而枉道求合。奈心無可樂之道。滿腔欲根。見非道而喜悅。欲與欲相投。情不自禁也。願學君子而立清高之品者。非實有其道。斷未有不敗於末路。而流於汙下也。

默而識之三句。是一串之意。不可平分。以默識爲主。默識之學。愈學愈不厭。心靜神恬。自覺道味無窮也。以此默識之學。誨人不倦者。望人皆爲道中人也。若看成口耳記問之學。是多學而識。原非孔子所尚。安得云何有於我。書云、恭默思道。朱子云、默識心融。默識心通。惟默始靜。靜則生明。明則融會貫通。而理無窒礙也。

朱子以虛靈不昧四字解明德。是就初性之本體言。性無形影。其體至虛。虛則靈。靈則不昧。惟其虛。故能具衆理。惟其靈。故能應萬事。惟其虛靈。故能歷久不昧。虛靈中和也。不昧、至誠無息也。談性理者。不從虛靈之本體溯源。何謂性理。養心性者。不從虛靈之本體入手。何謂養性。朱子一生。著作甚多。惟此四字是本領。該括一切。又云天即理也。性即理也。一理字已含此四字。足見天人一理。俱以虛靈不昧爲本體。然論性理處。亦有不從本體上發端。而就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切指

者。非輕本重末。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因材而敎也。故又於中庸總補之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萬殊歸於一本也。又云道者率性而已。體用一串。更覺直捷了當。學者當於朱子所指之源頭處領會。庶不負解註之苦心焉。

四書中言爲學處甚多。皆敎人從身心上用功。非向外面去旁搜博覽。以誇多鬬靡爲能。試觀孔子以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又曰敏事愼言。就道而正。可謂好學。又自言十五而志於學。歷叙到七十。皆在心地上用功。聖經首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孟子言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子夏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朱子解學而時習句。曾言後覺效先覺。乃可明善復初。謝氏亦曰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凡言學處。都是敎人學做好人。爲君子。保守心田。不壞品行。雖誦讀不可少。不過借古人爲先路。學其嘉言懿行。以步後塵耳。今之學者不然。徒以多學爲貴。畢竟不知誦詩讀書。敎人學甚麽。枉費身終勞苦。無一字有益於身心焉。

吾嘗終日不食章。孔子以己所經歷者實告於人。深望人在學中去求思。

不可在學外去空思。思、窮理也。學盡性至命也。學進一層。理窮一層。學到極處。理方澈底窮透。乃有益於己焉。若不用盡性至命之實學。徒在心地上揣摩。縱能理明辭達。猶聞其人。未見其面。終屬恍惚。故曰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而推之。發憤忘食。好古敏求。俱要就性命講。方合一貫之道。解者多把孔子眞切用功處。說成泛泛然之學問。無異黨人以博學稱孔子之淺見。故孔門之心法失傳。得其門者或寡矣。

學而不思則罔二句。都曉得孔子教人學思莫偏廢。則無罔殆之害。如何今之讀書士子。學而再思。思而復學。朝斯夕斯。學思兼到察其存心行事。求其不罔不殆者。竟不多得。非聖言欺人。由學非所學。思非所思。將學思用在詩文上去了。而不知孔子當日設教。何嘗以詩文爲功課。觀其所教諸賢之言。處處在身心上用功。所謂學而不思則罔者。見有等常讀古人之書。而不思與古爲徒。道理雖明。而天理未存離經畔道。知其心多欲。必血氣用事而罔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又有等常思與古爲徒。而未讀古人之書。天理雖存。而道理未明拘泥鮮通知其行多弊。必動輒得咎而殆也。故教人學思不可偏廢。果能如此學思。又何罔殆之有焉

孔子以聖人稱佛相以猶龍讚老子

大程子謂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眞不愧天儒

。攻乎異端句。解者多指楊墨佛老說。顧楊墨生孔子之後。並不知其爲異端。而佛老爲孔子所尊。斷不闢之爲異端。前著諫心表與反經錄。已確確辨明。玆不贅焉。夫孔子之所謂異端者。見當時之士人。專以貪位慕祿爲心思。以筆墨才能爲經濟。念念在身家。毫不計及於仁義道德。事事務名利。全未關係乎社稷蒼生。斯人若出。風倡一鄉。則害及一鄉。政秉一國。則害及一國。權操天下。則害及天下。毒流後世。則害及後世。異端之爲害。何以至此。皆由入學校中未聞心傳。不知修身之本。既無天德。王道從何而發。延至於今。聖教愈衰。斯文將喪。不特儒林中多異端。更有怪異之元惡。另創一端。古所未聞。欲以異術而滅正道。害更無窮。無識者不知急於崇正學以正人心。反助異爲異。以害召害。嗟乎、世風之壞。何至於如此其極乎。

孔子曾言博學。即繼以約禮。孟子亦言博學。將以反說約。子夏亦言博學。便接說篤志。子思亦言博學。終歸於篤行。可見聖賢未嘗教人不博學。亦未嘗教人專博學。不意後之所謂淵博者。不惟不約禮。不說約。

不篤志篤行。且學古人所不暇學。學古人所不屑學。爲此博學。不如少用一日功夫。少放一日良心。少長一番識見。少添一番人欲。少做一件事業。少造一件罪過。彼反矜才傲物。居然大學士。何其不知耻也。孔子曾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吾未見剛者。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云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今也則亡。可見遷善改過。存理遏欲。在心性上用功之人。最難得也。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善人吾不得而見。非天之不常生。自不肯用力去學聖人善人耳。然人生天地間。皆屬善性。又豈無自命不凡。立志學上等。如孔子所未見者。奈遵道而行之君子。每半途而廢。不能深造夫聖域賢關。卒爲門外漢。所以孔子又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人若有始有卒。任加百難。至死不變。凡孔子所未見者。何地無其人也。

顏淵問仁一章。是孔子以心法授顏子。顏子之好學。得力於此也。此章書、講得透者甚多。吾再設一譬喻以解之。使學者更易於用功。仁者、天君也。視聽言動四者。護衛天君之大帥也。四勿者。四帥之利器也。

四非禮者。奪天君之賊黨也。有此四帥。防守嚴密。賊必遠遁。不敢窺伺。乘間而入。則天君泰然矣。克己復禮者。又如外患既息於敵國。而內變忽起於蕭墻。禍在眉睫。立刻掃除。不容蟠踞。暫失暫得。而天君如故焉。奈何人人有此四帥而不用。只緣天君昏庸。不自省察。開門揖盜。任其往來。竊其至寶。奪其安宅。一任天造地設之虛靈府變爲藏垢納汙之聚賊窩。深可惜也。

無爲而治章。與爲政以德章。不顯維德一節。三處是一意。合看愈明。見得爲政總不外乎德。德爲人所同具。上以德感。下以德應。無爲而治。不費毫力。所以恭己南面。篤恭而天下平。譬北辰之居所。衆星無不拱向之也。推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與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見而民莫不敬。以及篤親興仁。好義民服等語。亦此意也。世之爲政者。不先正己以化人。而專以刑杖示威。法術顯才。民心愈叛。國欲治。可得乎。

愼獨之功。雖曰戒愼恐懼。怕人疏忽。特嚴其詞以警惕之耳。不可因其字義嚴肅。而着力用意。以傷淇渾渾淪淪之本禮。故孟子曰必有事焉。

之念不生
心如太虛
神自凝聚
氣自調勻

而勿正心。必有事焉者。教人時時勿忘。常以養氣爲事也。勿正心者。聽其自然安泰。不宜有意以强正其心。類於揠苗助長也。故不行克伐怨欲。尙不得爲仁。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不得其正。當知心上稍着一念。便非至善。然初學非强制不能管束其心。須由勉而安。不可拘於一格。樂在其中。其樂何來。非觸景而生。非感情而發。非悟理而快。非見效而悅。非遂意而暢。非無憂而喜。是從寂然不動中。發出一段泰然自得之天趣。如鳶飛魚躍靈機活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彼以其富四句。不過就彼我畧爲較量。若論仁義之尊貴。足配天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並稱。豈僅不慊富爵。且高出萬萬矣。故孟子開口多言仁義。是道性善之眞詮。正人心之本領。奈人多爲富貴所迷苦口呼喚。終難醒也。

四書中言孝弟甚多。各有深意所存。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與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是言非孝弟不足以紹心傳。上老老二句與人倫明於上二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爲模範。人人親其親三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安百姓。孝者所以事君二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爲人臣。孝乎惟孝三句

俱從先天
論道

。是言非孝弟不足以齊家。人孝弟爲仁之本。與事父未能。事兄未能。是言非孝弟不足以爲君子。申之以孝弟二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化民俗。親親仁也三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感人性。弟子入孝二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保赤子。仁之充實四句。是言非孝弟不足以徵仁義。統觀諸章。可見孝弟兩端。是爲人之本。萬事之根。苟有欠缺。始基已壞縱多功業。皆屬未務而已。

所不學而能章。與天下之言性章。當互相慘看。蓋良知良能之天性與生俱來。現成故物。原不待人去學習思慮。惟順其性之所發。以利爲本。自能愛親敬長。由此推廣。可達於天下。迨其後知識漸開。學非正學。慮不善處。每以穿鑿爲智。則良知良能之故性。悉爲機巧所喪。不作德而作僞。心勞日拙矣。苟能保其固有之良。率性而行。如禹之行水。順其性而無往不利。則天理循而高明日進。匪特以仁義達天下。其智如神。無所不知也。

行己有恥章。與切切偲偲章。見危授命章。任重道遠章。王子墊問章。皆確指士人之實行。必如此始可謂之士。而後之爲士者則不然。多以居

朱子云天命之性到處皆是但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

為懷。以惡衣惡食為恥。立志在溫飽。而不在道德。幸遂所求。自以為平生一大快事。毫無遺恨。設將聖賢論士之言。逐句反照。羞惡頓發。能不汗顏乎。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至若問為邦之顏子。與問政之子路子貢等。雖伏處草茅。誰不以生民為心。未嘗以富貴為念。假使今之未得志者。皆如范文正公。以天下為己任。真不愧聖人之徒。奈何委靡不振。坐視其亂。漠不關心。徒為一自了漢耳。且有等無目之腐儒。處滔滔之天下。有許多不忍言之事。令人切齒痛恨。彼反謂為太平盛世。真是井蛙。無所材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與居天下之廣居三句。同出一意。蓋廣居正位大道。即所問之仁。仁雖各具於心。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當着眼天下字。明指出方寸中量同覆載。由此理而推之。修己以安百姓。與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當作一例觀。有志澤民者。不必舍近

善惡鬼神一念之分故君子必慎其獨

朱子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得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看破此理善者莫以逆境爲憂惡者莫以順境爲樂

求遠。向身外苦用其功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言天道自然之氣機。應念而來。非天之察察爲明。有心以賞罰之也。若人一念在善。其氣必清。心便光明。即陽神之昭著。神與神相契。刻刻默助於虛靈。動罔不臧。若一念在惡。其氣必濁。心便昏闇。即陰鬼之固結。鬼與鬼相投。時時播弄於方寸。動罔不凶。可見禍福之招。隱伏於擧念之初。豈待見之於事迹。始知其誰善誰惡。而後降以禍福哉。然禍福之來。旣如影隨形。宜乎絲毫不差。乃竟誠意正心之君子。理應得福。而反遭不測之禍。挾詐懷私之小人。理應得禍。而偏享無窮之福。豈鬼神之不靈哉。實報應之甚巧也。功者應得福而先禍之者。隱寓玉成之仁。俟其心性純熟。終必轉禍而爲福。其福甚厚。此大德之所以求大福也。應得禍而先福之者。暗縱無厭之欲。俟其惡貫滿盈。終必因福而受禍。其禍甚慘。此大惡之所以求大禍也。要之無論大報、小回、暗報、明報、借報、直報、遠報、近報、奇報、常報。非天之有私於人。無不自己一念之微。以求之於鬼神。念豈可輕動乎。動之時敢不省之又省。愼之又愼乎。

朝聞道之道。是指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言。若主當然之理說。知此理者

何分聖學禪學同一養性之功豈含性而別有修煉乎

叨疑也

魁小視親

恢音

像懦不悟氣機之感謬言子路

不乏其人。夫子何得言朝聞夕可死。如此鄭重。蓋朝聞夕死而可者。極言其至道之難聞。非僅聞之而死遂無愧。深惡不明道學之俗儒。毒聞人窮到理之源頭處。如門人聞一貫之傳。不知何謂。便闢爲禪學。而非聖學。大儒中遭此不白之寃者。惟象山陽明二先生更重也。此寃欲白。必多聞道之人。而後可大白於天下也。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因樊遲爲粗鄙近利之小人。必懷慢神諂神之心意。豈知民義與鬼神相通。故敎他切實在人道上用功。一言恐鬼神聞之也。一行恐鬼神見之也。一念恐鬼神窺之也。刻刻如是。便是敬鬼神。質諸鬼神而無疑。決不可徒尙虛文。妄求保護。自取諂瀆之罪。故於敬中又指出遠之之說。非遠離其鬼神。是遠去其邀福之心也。若謂鬼神不可知。宜遠之而不爲所惑。不但起人放縱之情。且與神之格思。十目十手。相在爾室等句。大相逕庭。況鬼神旣當敬。敬則一誠相感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謂其當遠。於理亦欠圓。智者固如是乎。

子擊磬於衛。荷蕢聞磬聲而即知其心。足徵人心之氣機。動此達彼。無所不通。其機至捷而至神也。以此理推想三嗅而作。緣子路之共向其鳥

共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氣機潛觸。而使之飛鳴也。然人與物。意注神交。隨感而應。其理易明。如韶武之樂。器在而人非。何以千載下猶辨其美善之音。適省夫其人。又足徵人心中一點靈光。合日月而長明。借氣化而旋轉。召之則來。舍之則隱。儒所謂虛靈不昧。道所謂谷神不死。釋所謂金剛不壞。於是而知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見文於琴者。皆可類推矣。合而觀之。意念之舉動。物類尚難欺瞞。何況鬼神天性之默存。後世尚難感格。何況現在。人能悟到幽明古今人物天地。一氣相感通之精微處。意不敢片刻不誠。德不敢一息不修也。故聖賢曾云必誠其意。毋自欺。之不脩。是吾憂。學者不知所以當誠當脩之至理。每視爲其文。信口讀過。眞可惜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者。是教人遠慮其後日當如何結局。可還正氣而不失。可對冥司而不懼。可見祖宗而不慙。可保子孫而無殃。可流芳名而不朽。可傳言行而無議。念及此、不得不積功累仁。敦倫飭紀。克盡爲人之道。則生榮死光。攸往咸宜矣。若圖眼前僥倖過日。不管身後罪惡如山。皇天震怒。必降災殃於眉睫。其憂甚近也。奈學人不體立言之深

意。只知逆料其未來之事。而豫存安頓之心。機巧變詐。陰謀取勝。在彼以爲善於遠慮。豈知立意避凶。而凶即招於深慮之際。存心求福而福已消於過慮之時。貪念妄起。反以遠慮而其致近憂。不如不慮。而安命之爲得也。假使孔子以遠慮教人謀事。則與不逆不億之言自相矛盾。有是理乎。

孔子曾言得之不得。道之行廢。俱有命在。又以賜之貨殖爲不受命。孟子亦言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皆天命使然。又以魯侯之不遇歸之於天。又言君子行法以俟命。子思亦言居易以俟命。子夏亦言死生富貴。有天命存乎其間。就聖賢之言合思之。則知人之窮通得失。成敗殀壽。皆天命爲之主宰。非人力所能爲也。人能隨境而安。脩身以俟。便是順天。順天者、如日月之食。暫晦即明。若分外營求。行險僥倖。便是逆天。逆天者、如電光之來。偶過即滅。悟通此理。何必日夜憂慮。強取強求。自惹無窮之罪過。反增無限之苦惱哉。

謀道不謀食章。孔子見得有志學道之人。本無貪利之心。奈爲饔食所迫。欲謀道而勢不能。每向道外去謀生。不知在道中去尋路。故特指之曰

不行二字尚屬後天之人心非先天之道心何得謂之仁

安利時聽其自然無功可用統是道心故謂之仁

。耕也餒在其中。是言有心謀食而食未必得。學也祿在其中。是言無心謀食。而食竟自來。誠以道爲上天所愛惜之至寶。人能謀之。人即是道。天必因道而默助其人。存其人方能存其道也。縱事出意外。飢餓不能出門戶。以至於絕糧而死。屈於半生。伸於千古。首陽之夷齊。有明徵矣。設不樂道而安貧。姑勿論徒勞無益。幸而億則屢中。求則得之。食粟而已。與養犬馬何異。故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人當以君子爲法。斯不愧爲全人矣。

孔子旣言欲仁斯至。又何言仁者先難後獲。克伐怨欲之不行。可以爲難。仁則不知。非兩詞不合。蓋仁有體用之分。久暫之別。如乍見入井之孺子。便有惻隱之仁心。故曰欲仁斯至。但偶爾感發。轉念即消。不能長存於寸衷。若論其全體。非日月所能至。必待涵養功深。造到安仁利仁依仁之境。始得復其本體之全。故曰仁者先難後獲。然難莫難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稍有疏忽。乘間而入。遠之復來。斷之仍續。最難拔盡根芽。爲仁者愼勿因其難。而着力去克治。反使氣燥而心不安須於念起時。當下要知覺。知覺者、即是主翁之惺惺也。如賊之見主醒便潛逃而去。

念起知非時時省察不能

讀聖賢書不知何用反借以行惡還場大夢未知何日得醒

始作備者罪不容死

何敢稍延。但要長久惺惺。不可醒而復迷。令賊速去速來。雖曰難。得其心法。亦難而易也。畏難苟安者。請嘗試之。始信吾言之非欺也。

鄉黨全章。將孔子一生之動作營爲。飮食衣服。鉅細詳載者。非表其修己以敬。攸往咸宜。是擬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眞見得爲聖之時。故以知時之雌雉結之。蓋雌雉之知時可擧斯擧。可集後集者。雖自具靈機。使之合時。亦如飛躍之鳶魚。乃道之所昭著。故孔子以時哉贊美之。贊其流行之道也。意豈在雌雉哉。則知記者卒引雌雉以比孔子。即以道比孔子也。道本大而無外。小而無間。隨處充周。不待安置。自然至當恰好。周旋中禮。而無罅隙之可尋矣。

侮聖人之言。非止一端。惟搭題尤甚。不論章旨。不講書理。東挪西扯。張冠李戴。强將兩題牽合。無中生有。恰似揑詞誣控。不惟使聖賢語氣隔斷。道理悖謬。暗使作文者。生出許多詭詐心腸。費盡許多寃枉學力。更可笑者。鈎下映帶。假借字面。捕風捉影。何異痴人說夢。夫讀書士子。全不想書中言語。流傳萬古。敎人讀來何用。旣不學古脩德。顯有違敎之罪。況任意侮慢。當作山歌。如此胡行。斯文已喪。道脈何

寄。豈僅孔門難容。歷代傳道守道之聖賢。豈能容乎。天爲道而生孔子與諸子。昌明不絕。天又豈能容乎。然作文之人。非敢滅聖教而違天命。實由大小場中。多以搭截命題。便爲衡文。爭名者不得不阿其所好。遂釀成風氣。則是朝廷大典。非爲天下求俊。又以開雅化。乃爲士林栽禍根。以壞文風。嗟乎聖教之衰。至於此極乎。今之邪教橫行。異端疊起。召之使來。不亦宜乎。

鄙夫可與事君一章。是顯揭當時爲政者之詭心。脅肩諂笑。與羞妻妾而泣中庭。是描寫當時爲政者之醜態。說大人一章。是實指當時爲政者之奢風。樂禮征伐一章。是直闢當時爲政者之竊權。我能爲君辟土地一章。與我善爲陳章。是貶駁當時爲政者之末務。今拜乎上。與盡禮爲諂等句。是深斥當時爲政者之欺君。上慢殘下。與率獸食人。率土地而食人肉等句。是痛責當時爲政者之虐民。斗筲之人。與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等句。是普定當時爲政者之斷案。後之爲民上者。淸夜自思。不犯此數弊。固聖賢之流亞。犯則急急追悔。恐朝廷上不乏直書之史筆。而草野間亦多淸議之高人。身雖榮於一時。名必臭於百世。孰得孰失。

請自裁之。

孔子不媚王孫賈。不見陽貨。不主彌子。孟子不朝齊王。不見諸侯。不言右師。閔子騫善辭季氏。段干木踰辟文侯。泄柳不納繆公。王良羞詭御於嬖奚。虞人死非招於齊景。一切古聖先賢。高人志士。是何等底正氣。何等底傲骨。品愈高而道愈重。志彌大而心彌光。一一詳載四書。誰不共讀而共知。千載後求其學古人之道範懿行者。竟不多覯也。然學古人者雖少。而存古風者甚多。如孔言患得失之鄙夫。孟言驕妻妾之齊人。風遺後世。迹踐前途。心心相印。古今如同出一脈也。

富與貴一章。是聖賢救苦雖成正覺之法語。誠以富貴兩件。是迷魂之大魔。殺心之利刃。貧賤兩途。是輔仁之良友。煉性之丹爐。欲富貴者。無異撲燈之蛾。自尋死徑。而不知保其身體也。惡貧賤者。何殊避石之玉。未經磋磨。而不能成其美器也。故以不處不去。喚醒貪夫。點化愁人。深望保守其仁德。而不爲順逆之境所搖奪。何難超凡而入聖。然害仁之端。原不止富貴貧賤。而私妄之念。多緣富貴貧賤而生。若能將此大關頭打得過。凡動心之欲。易於克治。所以教人欲爲終日不違仁之君

子。必先淡富貴而安貧賤。始能全其仁以成其名焉。
志於道四句。以首句爲工夫。下三句是志道漸次之效。蓋道乃性理之總名。志於道者。念念在道。不見異而思遷。日積月累。而自道得於心。則謂之德。德非虛論其理。如至道之凝。充實之美是也。故曰據於德。斯時也道雖有據。大而未化。必遲之又久。形神俱妙。與道爲一。不待操存。自不踰矩。故曰依於仁。仁統四端。兼萬善。道之全體也。於是由至性而發至情。觸處洞然。毫無沾滯。在在皆樂境。物物契天眞。優游自得。居然陸地神仙。故曰游於藝。藝該萬事萬物不僅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徹始徹終有志竟成。無異志於學章。自十五而至七十。層層長進。皆由不怠厥志耳。所以聖賢。每以立志教人。學者讀至隱居求志。專心致志。士志於道。苟志於仁。持志尙志等句。應亦奮然自興。懦夫有立志也。然學校中固不乏有志之士。惜其志在道之末務。而不在道之本原。縱有大志。奪得狀元宰相到手。卒爲道外人而已。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句夫子追想兩聖人之心體。推出所以能允執厥中之由。若稍着富貴念頭中便不能執。執便不能允。此必然之理也。夫舜禹亦

人情耳。何以不爲富貴所動。由於認理精透。立志高超。眞見得天下猶敝屣。原非與生而偕來。亦難隨死而帶去。且能桎梏一生。害及百代。故身雖榮耀於富貴之中。而心實超出於富貴之外。然心地光明。纖塵不染者。匪特親承道統之舜禹爲然。凡紹其心傳者。無不如是也。後之學者。無論享高爵厚祿。一旦變其初志。設幸叨末光。亦寤寐不忘。安能希賢希聖而希天。繼續千秋之道脈乎。

上失其道四句。眞仁人之言。其利甚薄。伸小民不白之寃。遺蒼生無窮之禍。平士師暴虐之氣。消鬼神惱怒之心。非深體聖敎者。不知從源頭上論來。昔孔子爲魯司寇。有父訟子者。越月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敎其孝。而聽其訟。是殺無辜也。曾子之言。恰相符合。推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不獲予辜。下車泣罪之聖王。無不引罪於己。馭衆以寬也。徒以刑驅民者。滿腔殺機。其心已死。尙得謂爲父母耶。

君子無所爭。此一爭字。最難化盡。必須有民胞物與之大度。矜平躁釋之功夫。正己無求之高風。富貴浮雲之卓見。纔能拔去一箇爭字之病根

俗人為腐草毫無剛氣任其酒色財氣所搖弄外物所搖奪

處順境者長行縱欲滿志極樂把自已弄成一箇迷性的小人倘不自覺

。否則不爭其利。必爭其名。不爭其能。必爭其功。不爭其常。必爭其變。不爭其小必爭其大。不爭其言。必爭其心。安得云無所爭耶。於是而知世之爭長較短。角勝顯能。自謂為英雄豪傑者。實為君子所竊笑也。

子言吾未見剛者。剛乃乾元之理。賦之於人而性命剝盡羣陰。獨存純陽。如孔子之不磷不緇。孟子之不動心。君子之不流不倚不變。大丈夫之不淫不移不屈。心似青天白日。志如堅鐵硬石。物不能引。欲不能侵。始可謂之剛。而氣度和平。言語謙讓。化血氣之勇。無躁戾之形。夫子歎其未見之意。隱含朝廷無直臣草野無正士。大抵趨炎附熱。同流合汙。比比然也。

舜發於畎畝章。孟子已道破上天造就人材之隱情。而學人每改大志於患難之際。是自不受其裁成。甘為上天所厭惡之人。而不願為上天所呵護之人矣。孟子作人心切。既顯示其玉成之深意。又總結以悚動之危詞。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則知逆境中多君子。順境中多庸流也。可笑俗眼聾。每在形迹上論人。謂某某作善。竟遭坎坷。某某作惡。反得順邊

若能方巳
何妨方人
借爲法成

。遂疑天道茫茫。原無定論。見何淺也。

巧言乱德。小不忍則乱大謀。此二語凡持身涉世者。固當着意。而有志建功者。更宜留心。蓋巧言之不輕信。小忿之不能含忍。非易事也。必養性功深。心若鑑空。物來自照。度若海闊。何所不容。始能全其德與謀。而免其乱也。不然、必受惑於便佞之小人。暗喪其天德而不自知。必憤激於嫌疑之細故。卒敗其大謀而生後悔。古今來無數英雄。功德不能成就者。多犯此病。自命不凡之大丈夫。當以斯言奉爲規箴可也。

六言皆美德。原無六蔽。因本然之性墮於氣質之偏。理欲互乘。時而人欲中忽發天理。固有仁、智、信、直、勇、剛、之好。時而天理中忽夾人欲。又有愚、蕩、賊、絞、乱、狂之蔽。夫子以好學示子路者。是教他用克己之功。使欲淨理純。自不生其六蔽。而六言皆成全德矣。

子貢方人。是行有餘力。偶談其人。借善惡爲法戒。夫子尚警其不暇。況有等學人。專以方人爲能事。胸中記得幾部經史子書。眼中認得幾箇文人學士。耳中聽得幾件新欵時務。羣居高談。津津有味。自以爲識見高超。眼界寬濶。全不把自己之存心行事。功過是非。細細省察。明明較

今之誦讀聖書與人兩不相關只要記得講得便是大學者故名教中多非人

有才者每敗德從嗣多不堪言可見天最愛德不愛才

量。甘居下流。任人擬議。或卑之為浪子狂徒。或斥之為名教罪人。或鄙之為衣冠禽獸。彼反大模大樣。置若罔聞。豈眞鮮耻哉。由於未能方己。故不知其己之過失。堆積如山。遂自為好人也。設時。加。檢。點。刻不放過。應亦恍然醒悟曰。夫我則不暇。

孔子言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亦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曾言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三聖賢皆教人從千言萬語中。用吾心之一理以約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也。然禮何以能約博學之文。殊不知古今天下之人。雖異時異地。無不同此心同此理。前人有先得我心所同然之理者。彼以理之宏綱細目。發之於文字。載之於書籍。以先知覺後知。以彼心感我心。是則先我而言者。却仍是我心未發之禮。故學雖博。能一禮約之而無不該。然書籍甚繁。不可不擇。凡無益於身心者。任他吐鳳生花。吟風弄月。斷不可入於目。以亂其心。今之學者。不知德行之足重。只慕其才名。愛其文詞。鮮不為書所悞也。

四書中論為政處甚多。皆歸咎於君臣。而無一言歸咎於小民。論待人處不一。皆反責於自己。而無片語指責於他人。豈民與人俱無不是哉。誠

過化由存神。下同流即過化也。通章歸重此節。足見存神之君子。勝于化民之王伯。

以上行下效。小民之風氣。原隨上爲轉移。故咎上如不咎民。整躬率物。他人之凶頑。實賴己所感化。故責己而不責人。假使因民之不是。而遂歸咎於民。雖善良難免小過之刑。而奸黨更無自新之路。怨聲載道。國何以保。抑因人之不是。遂指責於人。雖骨肉亦抱傷殘之恨。而親友終結不解之仇。孤立無助。身何以容。故躬自厚之君子。無論在朝在野。無不反求諸己也。

所過者化一節。與至誠盡性章。詞異而理同。過化者、即盡人物之性也存神者、即至誠之盡性也。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者。即贊化育與天地參也。至誠以盡性。而包羅夫人物天地。君子以存神。而同流於上下天地。言存神而不言盡性者。就天性之神妙不測者言。與至誠如神。聖不可知之謂神。同一化境也。合兩節看來。足見孟子親炙於子思。深得孔門心法之眞傳也。

惟天下至聖章。與下至誠章。當互相合看。不可將至聖至誠分作兩等。溥博如天二句。與肫肫其仁三句。皆形容至聖至誠心無所倚之虛神。即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聰明睿知之五德。與經綸天下之三句。是由虛處而

純是道心念頭偶動便落人心

詳指其實際。使用靜養之功者。免生頑空之疑。可見至聖至誠之學問。先在虛處養性以植其基。後從實處達道以立其業。所以有時發見於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不待條教號令。自然心悅誠服。與無爲而治。篤恭而平。同一義也。後世不悟虛實體用之分。每解性理默化之章。多就善政有爲上說。與聖賢立言之意。大相反矣。然性體渾成。非意想所能到。故結言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顏子之嘆高堅前後。卓爾末由者。亦是形容虛懷之性體。正心齋坐忘時也。何謂心齋坐忘一念不着。將心寄於虛處。以虛爲心之齋。虛到極處。渾然天理。坐忘形骸。與孔子四絕之時。無異。斯時也。一團和氣。無從擬議。因發高堅前後。卓爾末由之嘆。此番景象。雖無異於孔子。暫而不久。尙未如其純熟焉。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學者每就誦讀解。不合孔子之言。孔子之所以爲人師者。原是先修其德。推己以及人也。豈有不以己之所以爲師者。教他人之爲師。而別以爲師之道教人乎。斷無是理也。況當時之民。鮮能中庸者。皆因世教大衰。徒尙詞章之末務。而不講德行之實行。以盲

捫心各問是道中人乎抑道外人乎恐自愧其爲萬物之跼

引盲。而不足以爲師者多也。孔子急欲振頓師道。使知先修其身。可爲子弟所矜式。故以溫故知新特教之。此故字、當作則故而已之故看。初受之天性也。溫者、是教人時時溫養其天性。而自知靜安慮得層出之新效也。爲人師者。果能照此先成其己。則師道立。而善人必多矣。不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有何患患其悞人子弟失其赤心不得爲忠孝廉節之正士。殺人之心。較殺身之罪更重也。

鳶飛魚躍。言道之充滿於天地。無一毫空闕。不舍晝夜。言道之貫通夫古今。無一息間斷。人若放其心循其欲。則與道相間斷。間斷處便是空闕處既落於空闕顯然置身於道外矣。須知胎卵濕化。一草一木。凡受天地氣機以生者。皆道中之物。無不依道爲終始。人既置身於道外。至賤至蠢者且不如。何堪爲人。故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顧諟天之明命一句。較康誥帝典二語。更覺森嚴。不曰明德峻德。而曰天之明命者。是言我之善性。原出於天之所命。天以此明明命我。天即明明在我。方寸之間。令人慄慄危懼。毋敢戲豫也。不曰克明。而曰顧諟者。返觀內照。念茲在茲。令人猛然省悟。欲罷不能也。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極字當作太極之極看。分言之、天地人物各具一太極。合言之天地人物共此一太極。包夫天地人物之外。量無所限。入夫天地人物之中。形無所徵。未有天地人物以前。固至極而所加。既有天地人物以後。亦至極而無所損。天地人物俱有盡時。而太極無盡時。太極之在人身何所驗。尋到盡性至命處。即太極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以太極之總理。用之於萬事無不宜。用之於終身無不足。用之於三教無不合。用之於百世無不通。此一句、匪特結本章。包一切。掃一切。言簡意該。能此理。何必多着筆墨。多費唇舌。先儒論者紛紛。惟周子太極圖說。與陸隴其太極論。俱就人身上指出。最精詳。愚亦有二語。曾記反經錄。中庸備我渾忘字。太極藏身難繪圖。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此太極也。孟曰萬物皆備於我。備此太極也。

象往入舜宮。是出地獄登天堂之界限。何也。象未入宮見舜之前意注二嫂。滿腔人欲與地獄中之罪鬼何殊。及入宮見舜之際。色變忸怩。滿腔天理與天堂上之神明無異。分聖狂於一念。判兩人於頃刻。直同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惻隱之心。不假安排。自然而然也。可見人皆有天良

家庭內只論恩義不論是非若執理以相衛必乘骨肉

。非生而爲惡也。就思君之言。忸怩之色以論象。固徵其有不死之良心。而良心。而良心之所以不死者。實由舜之善待其弟。恩深情重。毫無傷殘之芥蒂隱伏於胸中。故一見舜。不禁良心頓發。而歹念潛消矣。設使舜之待象。素無親愛之情。且有嫌疑之隙。一旦見舜於謀死不死之後心如火焚。不形忸怩。而形慍怒。不出善言。而出惡語。豈無良心。蓄忿使然也。可見遭骨肉之變者。當積誠以感之。而禍自息。若無感化之德。能讓之又讓。忍之又忍。亦足以全天倫之樂。設不幸而遇頑梗難化之輩。愈忍讓。愈欺凌。而鬼神必暗爲之周旋。請觀焚廩出井之奇妙。則知天之所最愛者。重天倫之人也。人能以舜爲法。自無難處之骨肉。一堂和氣。可必千祥雲集矣。鬱陶思君之言。雖是假情。實出眞心。何也。不如此說。而心便不安。不覺發善言於口。此是愛兄之天良難昧。既如此說。而心亦不安。不覺現慚色於面。此是欺兄之欲根難掩。假中見眞。眞中見假。一瞬息間。而理欲並形。方寸之地。豈可欺哉。

象既有忸怩之良。又遇親愛之兄。爲甚日以殺舜爲事。乃由父母素有偏

詩盡孝之于尙如此最主母婦八心聞聽長舌非但巧言惑耳先因美色迷心

耕歷山時弱不敢强不得不忍受其害尙未見其孝

又其爲都君後貴能制賤依然足見其孝之大

舜不殺弟害在一己周公誅兄害在天下易地皆然

愛之心。以長其驕傲。推其偏愛之由。又由母有前後之分。以迷其頑父。否則豈忍心害理。焚掩其孝子耶。則是象之殺兄。瞽瞍之害子。其禍根皆出於後母之不賢也明矣。凡娶後妻者。最要精明最要公平。愼勿悞聽長舌。爲厲之階也。雖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就子而言。固當如是。若就父而論。惡得無罪。

舜往於田。合下五章。孟子已將大舜孝親愛弟之深心。曲曲道出。固善於體貼。尤妙者。舜在琴床一句。人每視爲閒文。少會意於言外其妙維何。想常人處此重重受害之後。縱不敢致怨於其親。斷無不抱恨於其弟。無限深愁。令人解難。而舜竟在床而撫琴。浩浩落落。悠然自得。忘其由井中逃出。宛若從天上降來。足徵聖人心中。如明鏡一般。物來自照。物過不留。決不藏怒宿怨。而生逆料之心。故視完廩之浚井之事爲分所當然聽鬱陶思君之言。爲情所應有。眞大智若愚也。由是而推之。周公之使管叔非無知人之智。不忍逆詐於其兄。與大舜之待弟。同一仁人之心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章。與南宮适問於孔子一章。是善惡顯報兩大案證。

聖賢心中
純是天理
豈有私情

夫安享富貴之景公。反不若餓死之夷齊。眞見得名利如電光。節義偕日明。若徒尙有力之羿奡。終難比有德之禹稷。眞足信道德種福果。權勢伏禍胎。合觀諸人。法戒昭然。切勿視爲往事。漠不關心也。

觀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言。孔子固明以繼道自任。觀子在回何敢死之對。顏子亦隱以輔道自居。蓋子在即道在。重其道而不敢死。與孔子恃其斯文未喪。必不死於匡人。同出一意。豈因受師之恩厚。而以是爲對哉。然顏子旣以道視孔子。而孔子亦以道視顏子。吾以汝死之問。亦非出於愛弟之情深。觀日後之痛其死。重言天喪予。實見孔子之慮其死者。恐喪其道也。一師一弟。彼此重其道。不得不互愛其載道之人。至若生死患難。原聽之於天。何足掛聖賢之懷哉。

門人之厚葬顏子。事師如事父。揆之於理固甚當。顏子雖貧。而享厚葬於門人。衡之以義亦當然。況厚葬之財。出於死後。非顏子所取。又何傷其廉。且厚葬之舉。不過添買其槨。聊遂顏路請車之心。以樂道之顏子當之。並非僭其分。而夫子反覆責其不是者。何哉。誠以厚葬其師之禮。行之於他人之爲師者則可。行於顏子則不可。蓋顏子抱道在躬。生死

權應如是。尙不輕受赴禮。送葬者。彼以爲愛之厚。實害之深

此段合上爲一段。慢寫爲二也

不二。既安貧於生前。必守分於死後。而門人竟以常禮待之。只知安其身。而不知安其心。惟夫子深知其弟。料其稍受小疵。必不滿意於地下。故責之至再。眞愛人以德也。

參觀使門人爲臣章。更見得夫子以自待之心待顏子。深信其爲人亦如己之毫不敢欺。必求其生。順。死。安。而心。始。無。愧。於是而知請車不與之心。與葬鯉無槨之意。是以常人之所不能愛者而深愛之。原非因其不可徒行。而不賣車以買槨。特權其辭以達顏路。彼此傷慟之際。不便明言耳。

回也其庶乎章。辭多未透。屢空者非空匱之空。是言顏子心如太空。一念不着。即至誠之焉有所倚。孔子之空空如。因其心空無累。故許其與道合一。庶乎不差。與賢哉回也章不同。彼是喜其樂道之眞。而心能忘乎貧。此乃是指其不違仁之實。而心不止忘乎貧。諸念皆絕。萬緣胥捐。較忘貧更進一境焉。賜不受命之病根。由於貨殖。而貨殖之病根。由於億則屢中。億屢中而心屢貪。故不受命而好貨殖。在子貢之心。自以爲命有應得之富。故所謀必成。非敢於不受命。認理不精耳。屢空屢中

。針鋒相對。是孔子從兩賢心中相反處定其優劣。一純天理。一雜人欲。相形見絀。子貢悞用聰明。固不及顏子之造就。後聞一貫之傳。亦與庶乎之顏子相近也。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又相。以臣道而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縱有蓋世之功。難贖失節之罪。許之以仁固不可。謂之爲人亦難當。卑之爲器小猶嫌高。而夫子竟不斥其非。反太表其功。重許其仁。豈無深意存乎其間。後儒不以意逆志。有謂功能掩過者。有謂有功無過者。有謂死固合義。不死亦不害義者。有謂桓兄糾弟。輔非其正。不死亦可者。有謂尊周攘夷。事關重大。死乃小節者。統觀諸說。不惟不能解仲罪。愈開反叛之風。且啓爭奪之禍。其弊彌深。其害彌遠。不得不詳爲之辨。試觀孔子以至德稱讓天下之泰伯。以得仁贊讓國之夷齊。以正名爲治衛之先政。則知爭國之子糾。必爲孔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彼非重倫之君。安用死節之臣。故重言如其仁。已明嘉其管仲之不死爲是。又言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更顯闢其召忽之輕死爲非也。況管仲之於子糾。雖奉奔在魯。儼若有輔佐之情。而未立於齊。尙無君臣之實。旣非君臣。不

得律以見危授命之義。愈見得不當死。亦不得責以不共戴天之仇。又何妨其爲相。藉非然者。作春秋之孔子。寓褒貶於一字。豈容臨難苟免之小人。僅以覇諸侯贖其罪。而輕殺身成仁之志士。反與經溝瀆同其流。決無是理也。夫由賜之問。持論平允。足爲萬世臣道之常經。孔子之言。認理圓通。可彌千秋骨肉之變故。各懷識見同扶綱常。兩說俱是。不可廢也。就桓公與子糾並論。有謂桓兄糾弟者。有謂糾兄桓弟者。是以長幼而定是非。殊不知君爲臣民之綱領。當先以身爲表率。彼此爲富貴而虧倫常。姑勿論誰兄誰弟。糾固不仁。桓亦不義。而夫子何謂其正而不譎。蓋較之晉文。則高一籌。比之王者。又降一等矣。再以仁而論管仲。仁則大公無私。其量甚宏。既屬小器。何爲仁者。論功業則可。論道德則不可也。要之桓公管仲。雖然功高名揚。皆出智取術馭。勦襲其仁。終歸於假。故曾西不悅比。孟子不足爲。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若孔子亦不過因時論人。就事取材。降格相衡耳。豈追慕典型。贊嘆不忘耶。

舜居深山。野人無異。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曾子則以魯而聞其道。武

渾厚而不精明則多痴精明而不渾厚則多刻惟渾厚中寓精明則無痴刻之解

莊子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子則以愚爲不可及。凡有道德學問之人。內雖精明。外必渾厚。地厚方能載物。人厚方能載福。每惡論人者。遇醇謹樸實之士。反加以迂酸臭名。見輕狂浮薄之徒。樂稱爲風流才子。顚倒是非。大壞風氣。眼界高超者。當以孔子爲法。願從先進之野人。羞爲後進之君子。庶不爲習俗所囿。失其本來面目。裝成虛假文章。若人者。百千中難選一二也。非詩人先以穆穆贊文王。是從先天深遠中。實指其性光綿綿而歎美之。虛擬之詞。爲此詩者。眞過來人也。文王何以能如是。以其敬止於至善。而心不稍放也。心若稍放。先天便落後天。道心忽變人心。性光焉能繼續緝熙是性之全量。仁敬孝慈信五者。是因其爲何如人。隨感而應。各如其分。即大本之中。發爲達道。而自中其節也。止於之止。屬動時說。敬止之止。屬靜時說。表其動靜一致。毫不變其本性也。足徵文德之純。至誠不息也。故欲明明德者。當知止也。此緝熙之贊。與堯之光被四表。舜之重華協帝。孟子光輝謂大。同一性光發現。即佛之項上圓光。道之放大光明。此乃三教之大本大原。深造夫先天之極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此兩句是孟子教人處處從天良發見時。

當下認定主人翁。此乃天之所與。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也。我有此四端。則我爲眞我。我失此四端。則我爲假我。故當由一念。以推及於念念。不使轉念而奪其初念。則隨在皆天良所流露。方不忝生於人類。奈人爲私欲深蔽。偶動一毫良心。多不自知。間或知之。而又不能擴充。即或擴充。而又不能於凡所有者。皆擴而充之。半明半暗。隨得隨失。若而人者。天良殆盡。只知有己。雖父母尚不能事。安能推己及人。而保四海乎。

默而識之數句。與出則事公卿數句。予皆言何有於我。君子之道四。與君子之道三。予皆言未能。德之不修數句。予言是吾。憂又言躬行君子。吾未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此等言語。非自謙之辭。眞見得道無窮盡。難以逢原。道最細密。動輒得咎。是故德愈進而心愈歉。功彌深而過彌多。如此學力。非淺嘗者所能知。

孟子言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我固有。與豈無仁義之心等句。皆指後天發現處而言。非本來有此四端。先具於方寸。是猶太極之生兩儀四

曾云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象。原自無而有。豈先包藏兩儀四象於太極。而後生之耶。先儒云。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誠哉是言。已會闇然日章之妙。夫孟子當日為何不以虛靈詳闡其性。而每以四端直指其心。非不知體用。見戰國時世衰道微。無人可言天命之性。姑就後起之仁義禮智。以切指其人。使初學易知入德之門。由大用而漸復全體。此乃自明誠謂之教。與自誠明謂之性者。雖皆以修身為本。却有天道之分。不可渾同而一視

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俱是發明至誠二字。最宜着眼。夫大經之所以能經綸者。以此至誠而經綸之也。大本之所以能立者。以此至誠而立之也。化育之所以能知者。以此至誠而知之也。至誠之心體如何。夫焉有所倚也。夫焉有所倚之景象。又如何肫肫淵淵浩浩也。凡言執厥中。止至善。與盡性存神等句。俱如至誠之虛懷若谷。無所不容也。此等造就。純是先天。非徒從後天用省察克治之功者所能窺其奧妙。故末言其孰能知。然至誠之本體雖難知。而造至誠之功夫猶易曉。不必別求名師。祕授天機。直從焉有所倚之句下手。即得深造夫至誠之心傳。漸進夫其仁其淵其天之捷徑。何難綸大經。立大本。而知化育焉。恐暫而不久。道心

順性命一句黑出聖人作易之深意已得全部主腦

偶參以人心。先天忽落於後天。欲求淺嘗。倘不可得。安能造到至誠之境。而爲聰明聖知之人哉。

假年學易章。理最精深。不易參悟。欲知學易之功夫。須會贊易之傳詞。蓋傳詞不一。共有十翼。和盤會通。皆教人玩易詞。而知天地之道。法天地之道。以養自己之心性。何以徵之。孔子於上傳首段。統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先點出易簡二字。已得學易之要。恐人不知易簡之得於身者爲何物。又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明點出受陰陽之氣。而成善性。即乾坤之易簡也。猶恐人不知用養性之功接點出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恐人妄議存存之心法。添出小術。詳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通結上傳。此盡性之功也。復於說卦傳首章。點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總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以此理立天之道。

存養之功不過順其自然之理決無別法

則曰陰陽。乃天之性命也。以此理立地之道。則曰剛柔。乃地之性命也。此立命之實也。然性命之說。非僅在後傳露出。已於乾坤二卦中。先揭其大旨。如各正性命數句。與黃中通理數句。隱伏性命之根。性命二

歡仰鑽之顧子唯一貫之曾子作中庸之子思養活氣之孟子皆性命之學合易道之精者也

占言凶者得其糟粕耳若專爲卜筮何得假年

國朝李光地云自漢以來說易者七百餘家四庫全盡著易者

字。是此書之線索。通體悟穿。層層暗點。合而言之。一部易經。雖彌綸乎天地之道。而實蘊含於人心之中。故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知孔子望假年之意。非因易道精深。尙未悟透。乃欲脩一己之性命。而得乾坤之易簡。然易簡不輕得。稍雜一念。不合夫自然之妙。便有違背天地之過。不能配爲三才。則於人道有虧。是以望假年以卒。其學不敢自信其無過也。

下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堯舜既以易道治天下。則知以允執厥中開道統者。亦祖述乎易道也。何也。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恍惚無象。即易有之太極。適合乎靜專靜翕。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本體。執中若此。已得其易簡之理矣。然堯舜不教人學易。而另示以執中者。斯時未有彖象傳詞。理最玄遠。非上智難參。因以執中該學易之道。使人易曉而易於用功也。夫易雖始於伏羲。而其原出於天。天錫圖書於河洛。始則之以畫卦。若非天以圖書牖其衷。伏羲罔不能悟一畫以開天。而堯舜亦不能悟一中以傳道。此一書也。眞天地之寶。經傳之祖。歷數千年而經數聖人。始告成於孔子。彰明較著。洩盡天機。已

一千七百餘卷。雖未約在枝葉上穿鑿。若何悟綱領多言。豈啟識見高出乎生民未有之孔子耶

無餘蘊矣。孔子而後。文添出無數支派。各抒所見。非不近理。須知易乃四通八達。頭頭是道。孔子嘗贊之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夫遠則不禦。以言夫邇則靜而正。以言夫天地之間則備矣。苟不求諸邇。而以靜正為主。徒求諸遠。而以博學為能。愈求愈遠。愈遠愈支離。汪洋大海。從何問津。不如按孔子之傳詞。潛心體會。始得悟易之奧妙。即堯舜之心傳。孔門之心法。一脈相承。無二理也。否則尠不為諸說所惑。雖皓首窮經。一無所得。徒自苦耳。有何益哉。

觀孔子假年學易之言。知平生之學。得力於易。既以易成己。何未聞以易教人。蓋易無不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雖未顯以易教人。實而按之。言言皆出於易。試觀四書中孔子所言者。不外理欲兩端。能循天理。自得其吉。苟循人欲。必罹於凶。凶與吉悉潛伏於理欲之中不待蓍龜之占卜。而先幾已兆於發念之初。故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理與欲之間也。然孔子所言。固無不與易相通。而求其全神畢露者。惟在川上與欲無言兩章。川上章隱欺其水之不舍晝夜。即示人以陰陽循環之道。歷亘古而不息也。無言章明指其天之時行物生。即示人以變化自然之

妙。無一毫之造作也。善學者能體聖言。則學易矣。

君子居易以俟命之易。當作易經之易看繫辭上傳。已明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觀其素位而行。不因窮通得失。稍累其心。適合乎屈伸消長之序。聽其自然之易道也。下傳又言德行恒易而知險。故居易之君子。不同行險之小人。此一易字。是子思作中庸之來脈。中庸與易道若合符節。中庸從天命之性。發出萬事。易道從太極之中。發出萬變。太極即天命之性。彼此著書立說。總是發明天人合一之理。能知中庸則知易矣。至若孟子所云言近指遠。守約施博。近與約。亦是教人得其易簡之理。而與太極同一義也。奈人各抱一太極之易。而不知學。每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輕重失宜。不犯此病者寡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非專爲趨吉辟凶。求名利謀事爲而設。須觀卦爻之辭。多寓警戒之意。恐人悞受其悔吝之小疵。暗虧其固有之大德。故示以卜筮之法。使人保全其天命。所以不恒承羞之人。孔子謂其不占。占則知其羞而恒其德也。學易者果能盡性至命。則至誠如神。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豈待見乎蓍龜。始知其吉凶哉。

總結性命不二心法

性命二字。是古今人受生成質之祖氣。不得此氣。何以有人身。不養此氣。何以盡人道。故三教至人。俱先從此處下手用功。能將固有之性命。善於保養。無少歉缺。便是得道之人。修成聖賢仙佛地位。則知教雖有三。理原無二。豈於性命外。別有異術。各造其極耶。蓋性命之在人心。有若無。實若虛。一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無不由此發來。有大本然後有達道。斷未有本不立。而道自生之理。若舍本逐末。縱多功業。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迹似可取。心不堪問。安能簡在帝心。默相契合。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是以反覆叮嚀。再將四書中言性命喫緊處約來詳說。使人觸類旁通。會歸於一。不因文辭之異。而參疑信之思。如孔子所言定靜安慮。盡其性也。慮后能得。至於命也。立命後之神妙。已包在止於至善之句中。顏子所嘆之高堅前後。盡其性也。所立卓爾。至於命也。欲從末由。立命後之神妙也。子思所指之形著明。盡其性也。明則動。至於命也。變則化。立命後之神妙也。又曰久則徵。久

字已包形著明在內。盡其性也。徵者。至於命也。即下文不見而章也。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二句。立命後之神妙也。孟子所云充實之謂美。與深造之以道。仁義禮智根於心。皆盡其性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與欲其自得。盎背施體。皆至於命也。大而化。不可知。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不言而喻。皆立命後之神妙也。合數章參觀。道一而已。古聖先賢。各將心得。發之於言。無非望天下後世之人。同復其性命之全體。始得盡人道而爲完人。若不先窮其理。而知其如何謂之盡性。如何謂之至命。如何謂之神妙。淺嘗輒止。半塗而廢。必難循序漸進而底於有成矣。吾勸世之凡得人身者。切不可將己身中悠遠博厚高明之性命。輕視如塵羹。棄法身而類於芻靈焉。苟能立堅貞之志。去人心而守道心。決不爲後起之私所蒙蔽。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若是。顏子豈欺我哉。

附集四書詩　七絕十則

止於至善鮮能知。即是空空如也時。天地同流豈小補。中和位育恰相宜

盡心知性性難傳。無臭無聲理渾然。復禮歸仁在此際。且能贊化可參天
默會淵淵浩浩時。中爲大本在於斯。聰明睿知從茲出。樂以忘憂道味知
誠則形兮著則明。忽焉一動命非輕。慮而后得得乎此。一以貫之萬事亨
至誠無息久方徵。至德始將至道凝。可以前知賴此物。心傳心法並相承
維天之命與人同。五十而知在我躬。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點存其中
至大至剛氣浩然。非同充體受於先。配天配地且悠久。日日又新即聖賢
涵養如何到至誠。存神氣自現清明。心猿先要求其放。勿助勿忘集義生
穆穆天王便是玄。光輝之大照三千。定而后靜功長用。二氏亦同此訣傳
一旦豁然盡貫通。學而時習味無窮。果能皆反求諸己。樂莫大焉發寸衷

時同治庚午戊月

至日赤水明圓光月老人

自序於知足堂補闕樓中

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翻印者　玉珍書局

嘉義市國華街西市場

印刷所　維印務館

嘉義市民生路二三二號

朗空子云

不結良因與善緣　苦將財利日憂煎　豈知住世金銀寶　借汝閒看數拾年。

勸爲官清正詩

爲官清正强修道　愛老憐貧勝出家　作事莫瞞天地眼　自然心似白蓮花。

法昭禪師云

同氣相連枝更榮　些須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　能得幾時爲弟兄。
兄弟同居忍便安　莫因毫末起爭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　留與兒孫作樣看。

范之正公詩曰

一派青山景色幽　前人田地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　還有收人在後頭。

保精惜身說

木有根則榮、根絕則枯、魚有水則活、水涸則死、燈有膏則明、膏盡則滅、人有眞精保之則壽、戕之則夭、故古人多盡天年、人人恒多不壽。

戒口過詩

從來言語易招災　無益於人口莫開　到處談忠並說孝　一生元氣好栽培。
漫誇舌辯口才强　隨處逢人話短長　何苦多將陰隲損　敗人名節太和傷。

總經銷：光復書
門市部：板橋市中山路二段四六五
電話：(〇二)九六一－四
郵政劃撥一一九三三九號
印刷所：三揚印刷企業
住址：板橋市中山路二段五三一巷二九號
電話：(〇二)九五三－〇四八六

◉本公司代印各種經典善書服務